

一九三〇年，刚过了“五一”节。早晚虽则还凉快，正午时分却已经像盛夏那么热。软瘫在骄阳下面的江汉关码头，蠕动着声嘶流汗的人脸。过江来的箱笼包裹，倒也不少。这是因为近来风声又紧，武昌城里的老百姓不得不打叠些细软送进汉口租界。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不很了然。徐家棚车站昨夜开出了一列兵车，是千真万确的；湘江轮船到岳州被扣，许多逃难的老百姓改搭了木船下来，没有地方住，就在文昌门外空地上过了一夜，也是千真万确的。大智门方面也不闲静。每天总有四五列车的伤兵装到。上游到沙市，下游到武穴，节节红旗飞舞，战火弥漫。只这武阳夏数十里周围算是“匕鬯不惊”，然而有人满之患。汉口的旅馆都告“客满”。旅馆老板眯着笑眼，拍拍装饱了的钱袋，赶快又去做公债“空头”。

前方怎样，上下游怎样，武昌的老百姓老实是满不关心的；最近的又起恐慌，无非是为的紧在后方。听说桂军逼近了湘潭，说不定还是要在贺胜桥，汀泗桥之间再演三年前的老把戏。

夹在这大堆的嚷嚷闹闹的过江人中间，青年薪，也挟着一只小小的上等牛皮手提箱，被波浪似的肩阵在簸荡。他是一个大学生。快要毕业的大学生。从服装看来，该是个寒苦的学生，然而从他的丰腴的脸庞，从容的气度和眉宇间的英俊飒爽看来，似乎他的出身并不怎样“微贱”。他是属于破产的所谓“士大夫阶级”的子弟。手提箱却不是他的。自然他也有过和这一样地精致名贵的一只手提箱，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并且卖了那箱子换来的几本书和一套制服也早已破旧不堪。现在这手提箱是一位女同学的。总该是装着贵重的饰品的了。也是听得风声吃紧，所以托薪带过江来，打算寄放在法租界的亲戚的家里。

挣脱了人堆的青年薪，松一口气，揩一揩额角上的汗珠，拿眼瞅着包围拢来的人力车夫，一面用手插进衣袋里，数着剩下来的铜子。

“法界，天主堂街！”

“六百钱，拉您家去！”

他的衣袋里的铜子也数完了。是十九个双铜子，三百八。无论如何不够坐车子。怪窘地摇着头，忍心装作不曾听到别的车夫们嚷说的“五百六”，“五百”，他匆匆地冲开车夫的圆阵，沿着江边马路往东走，手提箱换在右手里。

觉得手下渐渐重了，他再换一次手，忍不住对箱子瞅了一眼。亮晶晶的两具弹簧暗锁仿佛就是箱子的女主人的一对俊眼睛，多么温柔，而又常是那样含情未吐。薪的心有些晃荡了。眼前散乱的人影都幻化成他这知心的女同学。脚下慢了，思潮的起落却更频数。

女同学中是她学问最好……模样儿差些，但是那一对聪明外露的眼睛呀……不多说话……只眼光那一闪就叫人风魔了够透……听说父亲是巨商，什么厂在信阳……咳，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太骄傲是真的，但现代的女子不有点儿骄傲便会受侮辱的哪……也并不是不能温柔……对上了她的心，温柔的叫你醉……比自己大了几岁……但据说正是那样过了二十五岁的女子才能真心爱人呢……薪的脸上掠过了满意的笑容，微颤着的嘴唇轻轻哼了一句：

“满堂兮美人，独与予兮目成！”

吟咏着这知遇之感，脚步是快了，眼光有些发楞，下意识地把箱子再换一次手，却突然闯过来两三个人，阻住了去路。

是三个巡捕。外国人和中国人。要看看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当真是女同学并没把钥匙交给薪。竟忘记了法租界时时要检查行人。然而箱子里管保都不过是些女子的用品，也许有点贵重首饰。要寄放到某公馆去。亲戚？是这箱的主人。自然某公馆里不认识薪这个人。却是有一封女同学的寄放箱子的信。

一切的申说都不行。箱子是颇重。巡捕们交互提着估斤两。眼光只在薪身上打滚。看过了女同学的信，又搜过薪的身体，结果还是连人带物都弄到捕房里。

也是少爷出身的薪好像闺秀被人诬污似的很生气。看着别人也是箱笼包裹的安然在街上走，更是不平。格外又有一层不放心。生恐箱子里的“宝贝”丢失了一二件，则将何以对女友！此时他真有点反对军阀的内争了。不是恁地，何至青天白日检查行人？

等待一切都弄明白又到天主堂街某公馆交付清楚以后，已经是红日西斜近黄昏。薪饿着肚子渡江回去。站在船舷上，晚风吹着颇有些凉意。到舱里，又是汗臭烟味闷得人发昏。算是右后舷差可，他就蹲在那里静听人们谈论着前后方的军情。倒映在江水中的汉口的灯火一点一点远了，混成一片金波。拦江泊着的五六艘外国军舰顶桅上的灯，闪闪地像是半空的大星。就是这五六条大家伙使得汉口租界成为“保险库”！不图今天自己也上了“保险库”。无端又碰到麻烦。总算外国人还讲理，仅仅耽搁他四小时。这么胡乱地想着的薪猛想起学校里某教授说的“帝国主义不打自倒”那番议论来了。可不是？没有内战，租界失却了“保险库”的作用，帝国主义也就无计可施！

上流水面托着半轮红日，映得半江的水色成为赭里带金。薪侧过脸去瞅着，思绪又转了方向。女同学的箱子里藏着一张男子的照片呢！同学中没有这个人。莫不是她的未婚夫？许是什么大学的教授？北平？南京？也许是政界中？那么，委员呢？什么长，什么主任？光景是总比将毕业的他阔绰得多！一缕酸意冲上他鼻尖来了。近来常常在他心头萦回的那些问题忽地一齐发动。父亲早就渴望他挣钱帮家用。可是老糊涂了的父亲何曾知道学校中虽是“高材生”的他到社会上找职业时反不及一个熟练的劳工。入党政界罢？不但要人汲引，并且也得会拍会钻。教书呢，没有现做教育局长或是校长的至亲。而况自己又是高做成性，受不了半句话就要炸。……龟山已经消失在暝色里，薪亦深埋在愁思中，捧着头一动也不动。他本来有个指望。说来并不高明，但却是中国几千年来“寒士”们照例的指望。也是像他那样俊俏聪明的人儿不算非分妄想的指望。然而刚才无意中看见了箱子内的男子照片，他的指望打成粉碎了。人家何曾有意，都是自己心痴，神经过敏！

靠着薪左边的两个人谈了半天的话，此时也忽然静默着，时时泄出一两口闷气。水波是叫得怪响。两个人之一好像睡梦中惊觉来似的率然又开口了，声音很低，然而沉着：

“只有一条路，当土匪去罢！要活，就得走这一条！”

薪的重压着的心卜地一跳。斜过眼去看，是两个高大的汉子，胳膊的筋肉有啤酒瓶那样粗。再看看自己的体格，薪真感得自己没有生活在这世间的权利。忍不住眼眶儿红了。

汽笛连叫了两声，水汽挟着煤屑吹到薪的脸上。眼前已是汉阳门。薪挣扎着再杂在人堆里让带到岸上。肚子里不客气地乱叫，腿又重得像铅柱一样，他把手插进衣袋里，摇了一下，咬着嘴唇，头垂到胸脯前了。杂闹中有人在后面叫。他装作不听见。然而随即叫声到了他的身边，是一个女子，也是同学，低一级，向来熟识，总算是朋友。

“薪，早就看见你，在船上。”

像被人捉到了隐私，薪红涨着脸，没有回答。

“到了汉口罢？一个人？干么？”

“没有什么事。”

说这话时的薪，脸色忽又转为灰白。女子微笑，点点头，往前去了。可是走得不多几步，便又站住，等候薪到了跟前，她又说：

“赶不上校里的开饭时间了。一同上馆子罢。”

“那——不行。我没有带钱。”

“不要你花钱。”

虽则不很愿意，但肚子确有这需要，薪亦就不再拒绝，惘惘然跟着女子，到了他们校里同学们常去的一家小馆子，各人吃了一碗面。女子喜欢说话，看出了薪好像有心事，话更多了。这是她的脾气；她就喜欢这么拿自己做本位，缠着人不放，算是一种特别的消遣。她讲起学校里最近的事来：同学中间闹党派，学校当局腐败颀颀。薪听着，不作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像一个冥想的哲学家。然而实在他并无所思。只是空虚，异样的未曾经验过的空虚，主宰着他的神经中枢。不是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人，却是一付机器，接收外界物象的机器，能听，能看，也能起反应，但只像泡沫似的一闪即灭。仅当跑堂的一双粗胳膊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起了一次较持久的联想：渡船上坐在他左边的两个高大汉子以及偶然落到他耳朵里的那一句话。

“毕业后你有什么计划？”

在并排走着回校去的路上，女子的散漫的闲谈中跳出了这么一句。

薪全身一震，空虚的脑海中突然生出许多丛杂的旋转的什么，同时他又是活人了。又是主动地会思索会烦恼的活人了。他叹了一口气，拿眼睛瞅着他的女伴，好久，好久，方才摇一下头。

当头是一轮明月，洒下水也似的青光。在这神秘的月光下，薪的饱孕着愁思的俊俏的脸庞也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无论如何总还是一颗血肉做成的心在胸脯里跳跃着的女伴，无论她怎样顽皮，此时也受了感动了。好像有这样的意思通过了她的心：可怜哪，现代的青年！这样一个可爱的青年！并排着默然又走了几步，她带点宛曼的神气说：

“我是不想读到毕业了。究竟我们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呀？吹上课号了，我们拿了书去上课，又吹号了，我们下课。考试了，我们要范围，我们预备。纪念周了，我们读遗嘱。‘五一’‘五七’要开会，我们喊口号。就是这么一回事！只不过得到了几份讲义。可是，你抱了这些讲义到社会上去找事，谁也不会来理你！薪，看你的样子，家里未必宽裕罢？下半年你总得弄点事情做做，是不是呀？”

“找不到。没有专门技能，找什么事情好呢？”

薪突然站住了。他的含有深愁的炯炯的目光注在女友的身上。比自己矮得多，也像是比自己年轻得多，专爱淘气顽皮，整天跳来跳去的这个杜若，竟会说那样的话！那样的似乎应该出自蓉口中的老练的话！他的眼光移到了

她的脸上。是一张颇为白皙的，有一对大眼睛，和两道会说话的眉毛的面孔。他从来不曾仔细看过这面孔，也是从来不曾怀着现在那样的心情去看这面孔。他忽然觉得不好意思了，垂下眼去，成了化石似的一动也不动。

女郎却笑了。是元气旺盛的笑，是她那样的什么都不顾忌的个人主义者的不可捉摸的快乐的的笑声。薪有点不好意思了，急口地叫着：

“杜若——杜若！你笑什么？”

“只要你练到能够钉住了人家的面孔看十分钟，包你就找到了职业。薪哟！”

然而薪不懂。他懂得的，是杜若的憨笑的内容，仿佛记得前此也有谁笑过他这受不住人家看也不敢多看别人的生性。大概就是蓉吧？当真他从来不曾钉住了人家的面孔看上两分钟，尤其是对于女性。但是和找职业又有什么关系？他很窘地把肩膀一摇，望了杜若一眼，想不出回答。

“我可以断定，薪，你还没有看清楚，究竟蓉的脸上有没有麻粒。”

“那，你，未免言之过甚。”

薪软软地反抗了。同时也含有不愿提起蓉的意味。

“那么，讲给我听，她脸上有没有麻粒？在什么地方？”

这又是淘气了。薪苦笑一下，移动脚步。女郎吃吃地笑着，跟了走。渐渐地她笑声停了，又轻轻地郑重地说：

“薪，记好我的话，去练习，练到不怕人家看，也不怕看人。最低限度，要这样的一付老面皮，才行。”

薪点着头。此时是另一个东西占据了她的思想了，就是到学校里见着蓉复命时，应该探问一下那张照片的性质。可不是杜若说的很对，不要太脸嫩！老面皮的人是有福的呵！

时间已经不早。似乎有了新希望，薪的两条腿矫健起来了。但是赶到学校后刚松过一口气来，熄灯号已在呜呜地催人上床。

薪和蓉在校园里谈话。已经抱怨过薪不该交付了箱子不取回收条，这位脾气高傲的小姐还是蹙着眉尖，用皮鞋的尖头踢紫荆树老根边的绿草。

什么收条；也许只是借端发作。薪和杜若上馆子，一同回校，还有什么什么，已经成为今天校里的“大事件”，大家都在谈着，精明的蓉自然什么都听到了。可是她装作不知道。眼睛瞅着薪，她甚至怀疑到什么在法租界捕房受检查，根本是一个谎。大概是想偷看她的东西，弄坏了锁，却来骗她罢？

当面揭破他么？没有佐证，他肯承认么？也要闹的大家知道，犯不着！

“好。谢谢你。可是，箱子里有一张照片，还在罢？”

沉吟了一会儿的蓉，用眼光罩定着薪，忽然又很温柔地问照片？她先问起了哪！多么关心她这照片呵！一缕酸味又冲到鼻尖，薪迷乱着竟忘记了回答，只是楞楞地瞧着他的对方。

“记不清么？箱子里只有一张照片。就是一张！”

“好像没有看到。”

薪奋勇说了这么一句；虽则心里反复默念着杜若的教训，“不要太老实”，可是声音到底有些异样，脸也红了。

“明明白白放在箱底的呀。记得还是本年耶稣圣诞节，哥哥从纽约寄来的。一向就藏在箱子里。哦，一点也不错。是八寸的半身像。”

“呵，呵，是你的哥哥么？真是——”

薪的嗓子突然提高，近于嚷；他的心，例外地卜卜的跳，是快乐，也是发窘。原来误会了。可是已经撒了谎，怎么好！

蓉冷冷地看了薪一眼。她脸上的麻粒，比平时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简直有几分狰狞可怕。这在薪，还是第一次看到。杜若的那句顽皮话“有没有麻粒”，又是那张照片中少年的生气勃勃的英姿，又是渡船上那两个高大汉子的粗胳膊，都同时错乱地交流过薪的意识域，一时忘记了说话。但是蓉的眼光逼住了他，总得定下神来应付过这一场。他嗫嚅地接着说：

“总之，东西是一件也没有少。照片呢，许是有一张，一大张，记起来了，箱子底，不过我没有看明白。”

料想来已是最后的结论，蓉亦不再追问，一丝似笑非笑的皱纹漾过她的嘴角。仰脸看天，腰肢摆了一下，似乎想走开，但到底不曾移动脚步。天空是浮动的轻云。麻雀儿在紫荆树上叫。蓉的美目望着，忽然轻声一笑，可是温柔的口吻了：

“薪，巡捕拦住你的时候，你该是心慌罢，究竟事前你并没知道箱子里有些什么。应该先给你过眼的。可不是么？”

“不慌。我知道危险品是没有的。窘的是没有带钥匙。”

“累你坐了半天牢。”

蓉抱歉似的又笑了。然而薪不笑。杜若的教训“不要脸嫩”，总是在他的心里蠢动。然而本性的拘束又总是摆脱不下，拿眼瞅着蓉，他在心里鼓励自己，提出那迫切的问题来罢。

“蓉——有一个问题，和你……”

顿住了，眼光垂下，他拿手插进衣袋里，下意识地弄动他的全部财产的几个双铜子。这显然给蓉一个误解。她微笑地接上来说：

“和我商量？是经济问题罢？”

“不！”

因为是不但被误会，并且听出语意中还带点轻蔑的口味，薪锐声叫出来，挺直了胸脯。受惯经济压迫常恐被人看作惟利是图，因而不自觉间养成了的绝对不肯认穷，绝对不肯开口向人借钱的那种傲气，突然把薪涨大了！天性的脸嫩刹那间摆脱了，炯炯的目光注在蓉的脸上，他兴奋到声音有些抖：

“钱，臭铜，什么东西！最看不起那些恃富骄人的家伙！经济问题？我火薪传诚然不是资本家，然而生平不受人怜哟！钱，买不动我。问题是心——”

像是皮球泄了气，他的牢骚一过，便又不能滔滔说下去，只紧闭着嘴唇，发怒似的看着蓉。这时，他的英俊的丈夫气比他的温柔腼腆更加能够击动女子的心。尤其是像蓉那样年岁稍长洞达世故的女人。然而正因为洞达世故，蓉此时的感想却不利于薪。虚伪，矫情，和什么在法租界受检查同样的把戏……蓉微笑地想。同时她又感慨于青年男子之富于危险性。是怪东西。从前看他多么诚实，今儿却被试出了原形。心？和杜若上馆子，夜里过九点钟才回来，也是那个心！呈露在蓉的这样感想下的现在的薪便只觉得可鄙。

一只虾蟆从草里跳起来。蓉伸脚去撩，腰肢一扭，猛可地失了平衡，上身斜侧过来，正撞上了薪的胸脯。像感了电，异样的热的震动通过了薪的全身，本能地莽撞地一出手就抓住了蓉的臂膊。这是意外！蓉的脸色斗然变了，挣脱身，冷冷地瞅了薪一眼，似乎是说“你好！”转身就走。

“蓉！”

薪从后面叫，跟了上来。他怎么能够不解释明白，就让这样过去？然而那边校园门口来了人。只看那娇小玲珑的身材，只听那元气旺盛的笑声，就知道一定是杜若。后面还有一位女生，叫做蕻。蓉蹙紧了眉尖，面孔白的像死人。跟在后面的薪却是涨红了脸，并且喘息未定。

杜若站住了笑，眼光从蓉的脸上又移到薪。在蕻的耳边说了一句不知什么，她就托开双臂拦住了去路。

“不要走！”

“校园是你的？”

蓉尖利地掷回一句来，同时也就站住，因为正是杜若，蓉这火气就更凶。

“不是那么说。外面闹得正上紧。你们早就躲在这里的，何苦又出去。”

素来和蓉交情还好的蕻赶快这么意识地解开去，然而下意识地还用了一个“你们”。生来高大健硕的她，有名的外号叫做“健康美”，也是女生中间公有的“理想的丈夫”，——男生中间的轻薄儿用这句话来嘲笑蕻的七分像男性。

闹得正上紧？多心的蓉，便怀疑到是和自己有关系。她倒踌躇了，但瞥眼看见杜若已经公然跑到薪的旁边，她就下了决心。

“看清了没有？麻粒？”

杜若凑着薪的耳朵低声说，回眸瞅着蓉，又笑了。像有什么东西在蓉胸膛里爆了开来。薪皱起眉毛苦笑了一下，便夺门而去，斜阳照见他的面孔是红得和猪肝一样。蕻挽住了蓉的臂膊，嘴里叫“杜若”，装作不听见，杜若赶着一只大黑蝴蝶，纵纵跳跳跑到校园后面去了。

总务长荆先生查见学生的一个文艺性质的团体有左倾的朕兆，正在大发雷霆。是“朕兆”！总务长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有这样的左倾思想，或许还要左些；但正惟其是过来人，所以现当了总务长的他就能从学生的“壁报”中发见了左倾的“朕兆”。“壁报”实在也是可怜的“壁报”了。小小的一张，照例是诗歌，小说，学校新闻，男女同学的恋爱消息，还有短评。毛病就出在短评上。

薪也是这个壁报的后台老板文艺团体中的一员。短评却不是他的手笔。他时常做的是诗。父亲教过他旧诗。他偶而也做旧诗，例如已经在壁报上发表过的绝句：《汀泗桥怀古》。

蓉的怒容尚在他眼前闪动，又是杜若的附耳低语时的口脂香，正当他这样年纪，有这样的自然要求，惹到这样腻人的事，什么总务长的大发雷霆便好像完全和他不相干，他贸然踱进了他所属的文艺团体的大本营第四号自修室了。几个同学而兼文艺同志都在眼前，总务长荆两手插在裤袋里野熊似的朝里面站着。

自修室是死一样的静。总务长已经就应行训诫的几点都训诫过了，此时翻起了眼睛正在再搜索材料，猛可地回头看见了薪，就触动灵机。

“火薪传！你的思想也不正确。壁报——某期，不是有你的一篇诗么？《汀泗桥怀古》。是旧体诗？有腐化的倾向。”

扑嗤嗤地一阵笑。算是屏息静听了半天的六七位文学同志借此松一口气。如果不是说的“有腐化倾向”，大概仍是不能笑。可是总务长却激怒了。眼睛翻了两翻，厉声说：

“笑什么？腐化的倾向！我们要打倒腐化！哦——还有。火薪传，你的思想简直的不正确！那篇诗里你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思。你连本党革命的意义也认识错误了！本党是为民众而革命！民众应该忍受革命的牺牲和痛苦！‘万骨枯’是为了革命，也是为了民众。‘万骨枯’而‘功成’便是民众的‘功成’。你不看见民众都拥护本党的革命么？你却说是‘一将功成’。那就是抹煞革命的意义，就是诬蔑本党的革命！这是反动的行为！恶化！恶化的倾向！腐化和恶化，集于你一身了！”

总务长一双手霍地从裤袋里拔出来，偏着作了个砍的姿势。

倾听的六七位都打了个寒噤。受批评的本人薪反倒坦然。总务长把眼光在大众脸上溜了一转，觉得大可“善刀而藏”，手回进裤袋里，威风凛凛地走了。

大约足有两分钟的沉默。各人都在等候别人先发言。薪落在座位里，捧着头。似乎有一个新的东西在他意识里滋生蔓长起来，可是无以名之，而且亦仅能感到极模糊的轮廓。这无关于某一件事的浑朴的感念，或理解，好像本来有了被人叫惯的名称的、然而恁地想不起来。同学们的议论声音渐渐繁杂了，薪好像全没有听见。一会儿嘈声中冒出了极像女子的尖音，这是同学彪，然而蓉的薄嗔的面相却在薪的半闭着的眼睛前闪了出来，倏又幻化为嬉笑的杜若。

“岂有此理！我那短评里的话就是从老荆三年前的旧文章里抄来的，他要骂我，先得骂自己！”

“可是他说，此一时，彼一时；那样的话，现在就不准说！”

这几句是例外地清清楚楚完完全全落到薪的耳朵里了，他抬起头来。在他意识里滋生着的那个感念好像和刚才那两个同学的话混和着起了发酵作用了。他本能地捏紧了拳头，似乎努力要抓住这发酵着的观念。

“然而三年前的三年，那样的话，却又不准说。什么真理，舌头扁，说话圆！”

这是彪在说。薪的脑筋像拔出了一个塞子似的忽然思潮汹涌起来。正是这个！显现在薪意识上的不得其名的浑朴的感念，就是该用这样的话语方式来表白的！人家叫这为——怀疑主义，对，就是怀疑主义！

薪忍不住独自笑了。想来自己的《汀泗桥怀古》就是站在怀疑主义精神上做的，便像是无父之儿忽然发见了父亲原来是名人，真是不胜自慰而且自负。总务长说是思想不正确，管他的！

“我赞成彪的话。没有真是非。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是非亦各异！我相信再过了几年，老荆对于我那首诗又要称赞是说的很对呢！”

“那么你承认现在你是错误了么？吓！认什么错！就如我的短评，那样的话，老荆三年前可以说，现在，我说，就不行，因为是今年，不是三年前，可是今年的客观情形，究竟和三年前有什么不同！”

接着是静默。大家的目光都射定住发了这样议论的炳。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异样的一张方脸。拿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炳接下去：

“真是非何尝没有？可是我们先得看一看谁在那里是是非非！老荆那样的人，根本不配，他说薪做旧体诗，便是腐化，他自己嫖妓，打牌，威逼女职员做姨太太，难道是美化么？”

堤防决了，从那许多抢先说话的嘴巴里冲出来的，都是总务长荆的罪恶。自然，一半是得之不正确的传闻。但如果给他们晓得了正确的真实，老荆的总务长大概会干不下。忽然话牵连到杖若了。杜若？她和总务长有故事么？薪的听觉特别尖锐了。装作毫不关心罢？然而心在胸腔内很可恶地乱跳。后来松一口气。原来老荆碰了钉子。薪笑出声来。大家的眼光又集注到他身上。猛地彪在薪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用细而尖的声音说：

“谁叫你和她的上馆子，过九点才回校！那你自然是‘腐化和恶化集于一身了’！小白脸儿，留心，一百个留心！”

吹号了。是晚饭。大家一窝蜂涌出去的时候，炳看了薪一眼，坚决地说：

“连合第三号自修室，下总攻击令，第九期的壁报扩充一半篇幅。干！我做三个短评！”

饭堂上薪的同桌者有几个第三号自修室的人。什么？老荆到第四号里发脾气？你们乖乖像绵羊似的？活该！你们这伙“秀才”！也要来第三号么？哼！他敢？……忽然坐在薪斜对面的华将筷子重重地在桌子上一拍，高声嚷起来；他正是第三号自修室里的“魔王团”的一员。

“这家伙实在该死！前天我和郁玩玩 twenty-one，又不是当真，他来噜了。他当真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在汉口旅馆里开房间，被我撞见！给我们一顿臭骂，他还敢撅起了嘴巴说‘记得’！记得？他妈的！”

豁刺，华拿起一个盘子扔在地下。郁，和华并坐的，冷笑了一声，随即将一口饭吐在桌子上，把桌子搥得震天价响。一片声嚷起来：

“找总务长！找老荆！”

仿佛这是发难的号炮，满饭堂都嚷起来。大家离了饭桌，向中间职员的一桌包围了来。在这学校里，是总务长老荆最专权，——也不妨说是最负责，例如一天三餐，他常在饭堂上和总务处的职员共桌，一半是监视学生，一半也表示他的平民化。当下他看见忽然起风潮，虽然有点吃惊，却还不动声色。

“菜里有虫。，饭里的玻璃屑！卫生，怎么讲的？”

“是哪一桌的事？”

“我们，第八桌！”

“我们也有！”

“我们昨天就有，明天一定还是有！”

“总务长负责！”

“什么我负责！不要闹，叫厨房来！”

“啐！厨房是你的私人，只找你！”

华挺直了胸脯，几乎要碰着总务长的鼻子似的怒吼着。

“什么厨房，我们不管！平常总是你来找我们说话，今天我们有事，也找你来！”

“胡说！好好儿讲！闹可是不成！难道没有纪律！”

“闹？你当学生的时代不闹饭堂么？”

“你当了总务长还在汉口开旅馆！”

厨房来了，这里那里赔笑脸。几位职员做好做歹，从中排解。老荆悄悄溜走，从人丛里挤过去的时候，大概是很吃了几下冷拳。

郁笑着耸肩膀，翘起一个大拇指对薪说：

“要摆布他。就得用这非常手段！你们书呆子咬文嚼字，反倒给他说是恶化哪腐化哪，真是活该！”

薪点着头。虽然觉得快意，心里却有点感慨。有真是非么？眼前这活剧明明是同学方面没有理由，然而老荆失败了。他的现在已经意识地抱定了的怀疑主义更快更有力地发展起来。他的俊俏的脸上露出哲学家的沉思态度了。人丛中看见蓉远远地望着他。这眼光的意义，他是懂得的。有点恨，又有点恋。咳，恋爱！即使当真恋了，又有什么意思？然而另一件大事，生活，总该不愁了。可是生活有什么意思？生活，生活，这谜！

忽地他又自己笑了。诧异自己的感念意会如此玄幻。白痴！人家心里何尝有你！怎么就居然想到可以……妻财，裙带势力，大丈夫何须乎此！不受人怜！……然而总像有一些什么桎桎杈杈的东西塞在他胸里似的不很舒服。轻轻呼一口气，一句《楚辞》闪过他的意识：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在“蓉”字上一顿，他仿佛觉得又有点鼻子酸。

#### 四

就是神经迟钝的人也嗅得出到处紧张的空气。城内连保安队也开走了，代替着来的却没有带枪的兵，而是谣言。学校里上课时少了些学生，大概是跟着胆小的家族过江去了。蓉亦住到汉口的亲戚家里去。杜若没有走。

偶而觐面相逢，杜若总是瞅着薪怪样地笑，这笑使得薪迷乱，同时却又感到些微的战栗。在普遍的紧张空气中，他是例外；他独自沉浸在他的梦幻迷离的一角。在课堂上，他对着讲义危坐，然而是什么也不曾听见，什么也不曾看到，只有蓉的颀长的身形，蓉的那双含情未吐的眼睛，常常像烟云似的在空间凝结，显现，然后又渐渐消褪，成为灰黑的一团，重压着他的灵魂。每逢教员点名，唱到“江蓉”，他，薪，便不由自主地全身一震。没有听见宛妙的回答“到”，他便好像失落了什么似的，好久，好久，仿佛觉得身子并不是坐在凳上，而且不在课堂里。

夜来躺在床上，因为空想太多而神经兴奋而辗转不能入睡的时候，他那样年纪所不能不有的自然的要求，便往往驱使他暴躁。那时，和蓉的幻影一同来的情绪便是恨。恃富骄人的小姐罢了，况且模样儿也不行。生气的时候多么可怕！把全部的忠心报效她，何尝能得到她的一声好。自己忘了给钥匙，却总是怪别人办事不周到。是要了你的全部自由全部独立由她支配还感不足，还自以为是大有造于你的恩人哪！

可是他不无所得么？是！也许有所得。但他所有的全部一定是保不住了。赤贫的他所有的全部就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在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他的傲气。赤贫的他所仅能骄人者，就是他的有所不肯为不屑为的傲气。削除他的傲气便是要了他的命！诚然是穷，然而愈穷愈硬！

夜凉如水，同卧室的华和彪鼾息正高。月光带着树影子落在床上。薪撑起半个身子来望窗外。一天繁星，月亮挂在那边女生宿舍的屋角。忽然尖俏的声音破空而起。薪一怔，躺下了。是彪在那里说梦话：

“那你自然是腐化和恶化集于一身了……”

薪忍不住暗笑。想唤醒彪。但随即另一种幻象起来将这想念淹没了。是杜若的使他迷乱又使他战栗的奇异的笑；是杜若附耳低语时的口脂香，他永远忘不了这香；是杜若的大眼睛，会说话的眉毛，娇小丰满的胸脯……和这些一同来的，不是忽忽若有所失的苦闷，也不是想撇开却又不能的怨恨，而是火一样热的自然要求的勃然发动。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天哪，他变成什么去了呵！薪像蛇一样搅住了那床单被发怔。

经过了这样的病态的发作以后，每逢瞥见杜若，甚至于听见她的声音，薪就忍不住要脸红。存心躲避她，可是碰见的次数偏是可怪地更多。有时也谈话。虽然薪早就居心和她少说话，“她背后追逐的人多”，可是只要杜若的小口一开，薪的说话是不能自止地会比平常任何时多些。

“薪，那自然是‘腐化和恶化集于你一身’！留心哪，再一百个留心！”

瞥见了他们俩在谈话，故意在旁边走过的彪，总是细声地这么说。也曾很不巧地撞着了总务长老荆。不好说什么，这位总务长只能斜目怒瞪。

这也要他来管么？他配？薪的天生傲气起了反抗作用。他意识和杜若更亲近，心里替自己解释：不为别的，只是要憋的老荆气死！

光景就是为了这一点，总务长和第四号自修室里几位中间的敌意更深。炳是天天在进行他的联合战线下总攻击令的计划。看见薪似乎已经忘记这件

大事，炳很不高兴。

“怎么，闹恋爱了？你担任接洽的‘魔王团’已经到了怎么的程度？”

“什么恋爱！你也学着彪油嘴。”

“那么说正经话，什么程度？”

“恐怕是不行。”

“怎么，他们赞成老荆？”

“也不是。他们赞成的是打倒老荆，但不赞成的，是你那个提议。他们主张直捷了当轰走老荆，就像那天闹饭堂那样的方法。不主张做文章骂他——你所谓‘宣传’。他们说我们‘秀才派’不中用，书呆子气太重！”

“这是谁说的话？”

“是华，也是郁。”

炳冷笑了一声。华和郁么？不会动笔的人自然主张动手了。但是“联合战线”的计划，不进行又不成。共同目标是有的，策略不同。利害不一致，认识不同么？可不是！炳他们反对的，是压迫言论自由的老荆；然而华他们反对的则是在汉口娱乐场中见面时虽然还和气但在校里却依然摆出总务长架子的老荆。分工合作如何？也许成。至少，目标是共同。

“薪，再进行。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只要有联络，同时发动。”

自然没有什么不答应。但并不能十分起劲。在薪看来，总务长及其族类都要压迫学生；即使是本来头脑很新的人，一旦做了总务长等类的职务，就不行。老荆从前不是也很新，甚至于“左”么？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去了此荆，还有彼荆。

怎样方可使“荆”及其族类根本不存在呢？这问题似乎也曾在薪的意识中一动。他依稀记得有关于这问题及其同类问题的许多说论宏文。这些说论宏文自然是“人”做的，但训育主任也是“人”做的；看到老荆的前后变迁，怀疑论者的薪也就觉得那些说论宏文不过说说好听而已。

华是同卧室的，也比较的相知，光景还是从他身上再找联络的线索。可是要找这位“魔王”，却费工夫。不一定上课，而且退课来一闪就不见踪影。晚上是总得过九点钟才回来，扑在床上就呼呼打鼾。但是炳催的那样紧，只好到各处去搜寻。

在操场上遇见了杜若。她悠闲地靠在一棵酸枣树下，看人家踢足球。

“找什么人？薪！”

“找华。”

杜若的大眼睛，似嗔非嗔地斜溜了一下，笑了，似乎说“骗谁？不相信！”这比任何话语都有力！薪立刻的脸颊上又泛出了红晕，没有话，只站着发愣；心里只想走开，但腿不肯动。

“我告诉你罢！是和蘅在宿舍里看什么信。”

“我是找华呢！”

杜若摇头，不相信，对着薪的面孔，轻轻地啐了一声，侧过头去，又微笑着咬嘴唇。薪惶惑地瞅着，声音有点不自然：

“到底你说的是谁？”

“还不是蓉！再没有别人。”

原来她回校了么？薪的心里像已经放满了东西却又不意地挤进什么来似的乱札札了。杜若只是格格地笑。是叫人心荡又叫人战栗的笑。

“当真是找华。有正经事。”

杜若笑的更厉害了，几乎透不过气。忽然从树背后，跳出一个人，直扑到薪跟前，拍着他的肩膀带笑嚷：

“不带眼的小白脸儿！你看我是谁？”

正是华。这“魔王”！他躲在树后。想到是华先和杜若站在这里看见自己来了这才躲起来开玩笑，薪无端有些闷闷，又感到荒凉的寂寞。竟连正经事也忘了，他转身想走。

“薪，你说有事呢？不要走！”

杜若这一声叫，把薪的头拉回来，刚好接着她送过来的一个眼波。是新近和杜若亲近以来最使他感觉到甜蜜蜜的一个眼波。薪站住了。华像先已经猜到是什么事，将身子斜靠在树干上，冷冷地说：

“不谈‘政治’！什么‘政治工作’，‘宣传方法’，真不要听！武力解决！只是武，不要文！杜若，可不是，你也——喜欢武……”

杜若板起了脸，走得和薪近些。

“总是开玩笑！……找你正为的这件事。大家都要赶走老荆，联合起来岂不更好？你们就用你们的武。我们弄不来你们那一套，又不好袖手旁观，那就只得用文。杜若，你说不是么？”

薪笑嘻嘻地说，瞅了杜若一眼。这瞅，也只有杜若懂得是什么意思。有这样的感念像微风似的飘过她的神经：这薪，这可爱的小子，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想来最好是不出声，她就娇慵地侧着头，只是笑。

“好罢，就是这么，我倒是无可无不可。郁这方面，却要你自己去。”

这么说着，华忽地扬起了一双手，高喝一声“好！”那边足球场中正开了好球的新记录。是郁的头顶进去的。一片掌声起来了。接着便是闹烘烘的呼喝。

薪又提到他们用“文”的计画；虽然是说给华听，可是听进耳去的却是杜若。足球散场了，郁和两三个也是“魔王团”里的人走过来，嘈嘈地也在议论什么。

“要干就干，讨论什么！你们‘秀才’就只爱多讲话！”

听到一两句，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的郁，跑到华的旁边，高声嚷，把手里的制服围在颈脖子上，打成一个大结。足球玩倦了的十来个人，本已打算回去，听得这嚷，便又走拢来，散散落落地站着瞧。

薪瞅着华的面孔，笑。“魔王团”的脾气，他有点懂得。和他们辩论是不中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激怒他们。可是那么多人拥在一处，真不便说话。杜若似乎已经看透了这一点，耸耸肩膀，转身先走了。看着杜若的背影，薪慢慢地说：

“郁，图书室里新到一册《中国学生》，多么漂亮的封面！”

“是什么‘皇后’罢？真怪！这儿连‘皇后’也没有！”

“我来发起捧杜若！”

华很有权威似的说，眼光扫过众人的面孔，好像等待大家举手赞成。有几个附和。薪笑了。郁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生气似的拍着华的肩膀：

“捧你的姑奶奶！她配？洋娃娃这么一点点儿小！”

都笑了。郁自己却不笑，挽着华的胳膊离开那棵酸枣树，嘴里叫薪：

“来呵，薪。听见说杜若不好，生气了么？”

薪还是笑。无论是说她好，或是不好，总之提到了她的时候，薪就觉到心里松弛弛地怪受用。这就是爱么？爱她的什么？薪自己也不明白，而且从

来不曾意识地推求过。

三个人挽着胳膊走，郁在中间。看去像是三个好朋友。也可以说真是好朋友。在考试时，薪替这两位“魔王”包办试卷，已经有两年之久。他们的回报是请薪上馆子，看影戏。如果薪肯开口，他们还可以帮助他的经济。

“你们当真要赶走老荆么？算了罢！换一个来也许更坏！”

郁看着薪说。真不防是这么一句！薪怔住了。大不像“魔王”的口吻。而且又何其富于“怀疑主义”的气味，应该是薪自己说的罢，然而恰像大考时候抢替试卷似的顶了郁的名字。

“老荆嫖，赌，舞弊，都在我们的眼里，他不敢来认真干涉我们。换一个要是不嫖不赌，那才不容易对付！”

原来这方面来的风！薪微笑了。“魔王”到底还是“魔王”。他们是利于拥戴着像老荆那样的混蛋！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嫖赌。然而华的意见却不同：

“咄！你肯饶他，我不肯！这狗东西，赌场里看见他的时候还笑嘻嘻像一个人，到校里来就摆他的狗架子！换一个新的来你就怕，是不是？”

“还听说，他有过这样的话：谁不知道谁，‘魔王团’敢来动我！光景是等着暑假考试的时候，他要报仇。”

薪赶快接上来说，拿眼睛哨着华。忒楞！三连环的胳膊脱落了一节。华捏起拳头，跳脚咆哮，一叠声骂“狗东西！”郁冷冷地瞅着薪的面孔：那是微皱着眉头的很严肃的一张面孔，素来说话负责任的一张面孔！叫人不能不相信。轻轻拉住了华的胳膊，郁的嘴角边又露出冷冷的微笑，轻而易举地表示了他的决心和计画。

“干罢！明天联络一二年级，后天开大会宣布他的罪状，立刻轰他走！”

于是好像大会已经开过，老荆已经赶走，华扬开了闲放着的左臂，“啦，啦，啦！”地唱起来，郁撮着嘴唇吹“进行曲”。

晚上在卧室中，已经打过九点钟，吹过熄灯号，华醉醺醺地跑进来，一屁股坐在床上，开口就骂老荆：

“狗东西！他敢，敢吩咐号房过了九点钟不开门！……不是老子会跳墙，难道到斗级营旅馆去喂臭虫么？”

薪和彪，都忍不住笑出来了。老荆倒真厉害！他做了“州官放火”，居然不许“百姓点灯”。

“但是，华，恐怕狗东西命里还有几天的总务长。城里戒严，司令部告示禁止一切集会，后天的大会未必能够开成。”

“谁说的话？”

“是杜若。并且学校里也要出同样的布告。彪看见书记在那里写。”

“大会堂已经被老荆封锁。”

“哼！我们还有饭堂，还有操场，后天不打他不姓华！”

接着是一阵的床架子响，然后寂然无声，好像这位“魔王”已经睡着。彪轻轻咳了一声。拿出电筒来探照。一条白光霍霍地在室中到处嗅。偶尔落在薪的脸上。薪闭住了眼，翻身向里床，喃喃地说：

“不要胡闹。”

“你再说、你到底爱她的什么？”

忽然华在床上哈哈地大笑了；原来并没睡着。一骨碌翻身坐起来，他也拿出电筒来照，又怪声怪气地呼嚷：

“两个好小子！瞒着你爷爷做把戏了么！”

这把薪和彪都吓了一跳。好像是在嗔着彪的太多嘴，薪翻身向外，恨恨地说：

“都睡好了，你又来什么爱呀不爱；你去爱罢，没有人抢！”

彪只是细声笑，没有回答，却把电光注射在薪的脸上。一张红喷喷的俏脸，眉头皱着。生气了罢？不像。在他的可爱的口辅边，隐藏着心里发出来的笑意。是青年人，谁不喜欢人家讲到他梦魂缭绕的女性哪！

“哦，是社若，洋娃娃，薪。你这小白脸儿，活该！将来你明白！”

这样说了，华丢开电筒躺下，当真就睡着，呼呼地发出毫没心事的鼾声。彪还在细声问“爱她的什么？”但是薪不理，装假睡。在黑暗中睁得大大的他的一双眼睛仿佛看见杜若也是睁大了眼睛睡在床上发楞。“爱她的什么？”不明白。洋娃娃？是有几分像。“活该？”怎么讲？为什么她故意冤人是在找蓉？自己当真想看看蓉么？何必。太骄傲的小姐，没有意思。然而杜若。什么“活该，将来你明白？”华是浑人！

于是脑子里好像有一会儿的虚空。什么感念都没有。只本能地听着不知何处来的静夜的军号声。是集合号呢！城里已经戒严。怎么蓉倒回来？听说长沙吃紧的很！家里怎么办？没有钱走不动！

黑暗中他看见磨石一般大的黑色的手压下来，重的透不过气。猛然一个新鲜的感想在他的心里一动：到处在招兵！是，到处在招兵，可是家里却盼望他好好地找个事弄钱回家去帮用。生活呀，这魔鬼！这谜！

## 五

戒严令风行雷厉。不准集会，也不准罢课。第三号自修室中，“魔王团”的灵魂郁，双手插在衣袋里，来回踱着，冷笑浮在嘴角上。华呢，这“魔王团”的铁臂，咆哮若雷。

刚和第四号自修室的“秀才派”开过联席会议。虽说是联席“会议”，实在是“会”而不“议”的。两方面管自己说话，碰不到头。没有了大会堂么？还有操场，还有饭堂，是华的主张。“魔王团”大部的人都赞成。可是用什么名义“发难”呢？总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题目才行。郁因此在踱方步，在冷笑。

在壁报上攻击老荆，引起全校的注意，造成紧张空气，然后再……这是“秀才派”中差不多一致的主张。好，让他们先去这么造点“空气”。

嘴角上缀着冷笑踱方步，郁在计算日期。他的尖利的眼光时时掠过他的同伴们的气愤愤的面孔。他们不是能够静的。因为他们的“灵魂”不作声，他们的议论就更加荒唐可笑。有一位主张晚上偷进老荆的卧室，捉住了他和某女职员的幽会。这是个有趣的提议。大家哄然笑了，笑的出于真心。

郁不笑。可是也不踱方步了，走近那位提议者的跟前，他钉住了他的脸孔看了好一会儿。异样的忽然满室无声。裹起了郁的沉着的谈吐：

“老荆没有那么蠢！就在卧室里干这把戏？不要忘记，他的外房还有两个校役睡在那里！偷偷儿进去么？不行！”

“校役可以买通！”

用一个冷笑回答了华这献议，郁再踱方步。有这样盘算，在他心头颠来倒去：要创造出一件事来使老荆丢脸。要是大大的丢脸，使得外间人全知道。不得不用苦肉计！谁行这苦肉计？男的呢，女的？女的！谁？杜若。这洋娃娃，她准定不肯。男的？丛是个傻小子。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后天，后天老荆一定要到汉口去！

郁微笑地向丛瞥了一眼。这傻小子，还在嘤嘤地争辩他的“捉奸”提议有实现的可能。他自愿担任黑夜里“捉奸”？那么光天白日下跟老荆闹一个稀糟，大概没有什么不愿意。

还有两天功夫。这两天让“秀才”们先冲锋去。

仿佛总司令誓师一般，郁踱到同伴们面前，冷冷地看着他们，简简单单说了这几句：

“老荆不是傻子，老荆又是坏蛋。他有不傻的坏本领！我们对付他的方法也得坏而不傻，才行！从今天起，大家都要努力侦探老荆的一举一动，都来告诉我。星期六正午，我们全体都在这里集合，谁也不准私下里溜走！”

“是星期六动手么？可是老荆星期六到汉口！”

“我们跟了去！”

只回答了这一句，郁跑出自修室，到第一教室门前看“秀才”们的壁报去。本不是当真想看看壁报。那无非是攻击老荆思想腐败，言行矛盾。再不然，便是拣着老荆的话来反复辩驳。但现在既已是“联合战线”的形式，郁想来应当去看看“秀才”们到底鼓动了怎样的空气。

出乎意外，没有壁报。第一教室门前也没有人。远远地站着一个女生。是蓉。这“女才子”！在想什么心事？在等候谁？讨厌！骄傲的比她的麻脸还叫人作呕！

郁耸耸肩膀，心里冷笑着，顺脚往体育主任艾卧房走。刚进房他就叫了一惊。端端正正铺在桌子上的，可不是一张壁报么？

“你看！老荆撕这张来搁在我这里。鬼心思！”

“你怎么说？”

“我说，好极了，我正要研究研究挨骂挨赶是个什么味儿！”

“他恨你！”

体育主任张开大嘴，将舌头一伸，笑了。想到每次校务会议时老荆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真叫人难受。也有今天，这怪物！

“还说些什么呢？”

“谁？”

“老荆。”

并没马上回答，体育主任拿起桌子上的壁报来撩在字纸篓里，坐在桌子上了。掏出卷烟来燃着，用力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喷出来，让白烟成为一个一个的圈子。

“他说不怕。还发了牢骚。”

“鬼牢骚！”

“可是倒像‘人’话。他说，整顿校风，严明纪律，是下了决心的。任劳任怨，他是负责任的。万不得已，为党国前途计，解散全校，亦所不恤！”

“他有这权力？”

“好像有！”

“他忘记了自己多么混账，嫖，赌，奸诱女书记！”

“一点也不忘记。嫖，他说，偶尔游戏；赌，应酬；勾搭个把女职员，恋爱自由。反正都不是在校里干的。学生在校外的行动，他不干涉；只要不用学校的名义。在校内犯规则，目无纪律，那就不行！”

郁冷冷地微笑，从字纸篓里捞起壁报来望了一眼，随即又丢进了字纸篓，瞅着体育主任的脸，沉着地又问了一句：

“老荆讲到我们‘魔王团’么？”

“贯彻他的整顿校风的决心！”

郁耸耸肩膀，右手从衣袋里拔出来，将小小的一片纸放在体育主任的面前。什么！给老荆的明信片。汉口某旅社的绮琴，好像是一个妓女。体育主任看过后还给郁，轻声问：

“怎么办呢？”

“仍旧送给老荆。”

体育主任将手中的卷烟尾巴用力吸了几口，丢在痰盂里，对郁笑了一笑，跳下桌子来拍着郁的肩膀说：

“魔王！好好儿干去，留心秀才们放的野火烧了自己！”

郁再经过第一教室的时候，墙上又是一张壁报，赫然四个红色大字：本期再版。几个学生仰起了脸看，杜若也在内。不知看到了一句什么，大家都瞧着杜若笑了。装作不理睬，杜若扭着腰走开，恰好跟在郁的背后。知道是有什么人在背后，郁忽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杜若，不转眼地下死劲地瞅。“洋娃娃”却笑了，坦然走了过去。

“杜若，回来，给你看一个东西。”

已相离丈许了，郁这么叫着，追了上来。又尖利地看着杜若，似乎在考虑估计，然后突然下了决心似的，手从袋里伸出来，他把那张明信片端端正

正摆在杜若眼前。

“ 我不懂。 ”

“ 要懂也容易。你把这张东西送给老荆的爱人，女书记馨。 ”

“ 我不去。 ”

“ 你应该去。她一定感激你。如果你喜欢看把戏，今晚上八点钟光景等候在东大院里。不妨多约几位女同学去。可是事前要守秘密！ ”

东大院？不是老荆卧房外的院子么？这魔王！又在那里捣鬼！杜若一声不响，接过那张明信片来藏在衣袋里，转身就走。

“ 只说是地上拾得的就行！ ”

郁在后面轻声地补一句，冷冷地微笑着自去布置。

此时第一教室前已经攒集了许多学生。这“再版”的壁报多了一则警告，痛骂私揭壁报的人，比之为军阀捉了青年，不经过审判就私行枪毙。“……此种万恶的军阀，终有一天要被民众扫除，……教育界的蠹贼，命运也不长，……被压迫者奋起的时机到了！”署名是“炳”，站在壁报前的学生都兴奋地笑了，似乎已经看见老荆爬在地下发抖。哦！那边可不是老荆来了？居然不发抖。敢是又要来撕毁这“再版”的壁报？他敢！我们打他！——几个学生的燃动着愤火的眼睛闪出了这样的意思。

老荆向攒集着的学生们瞄了一眼，竟自闭着嘴走过去了。这狗东西倒镇静！心里准是在发抖！也许还在盘算什么坏主意？

可不是，老荆心里很忙：现在是“魔王团”和“秀才派”联合起来攻击他了。一年级也在磨拳擦掌。二年级看来也不稳，在那里的他的一握“忠实同志”有点支撑不住。联合起来总攻击了！怎么应付？拆散这联合战线，各个击破！先消灭最可怕的敌人。一年级是些傻小子，没有背景。“秀才派”内幕复杂。炳是文学系某教授的得意门生。“魔王团”和体育主任接近！二年级里反对派的中坚有点国家主义臭味，是史学教授某的亲信。都在冷眼旁观“魔王团”的冲锋？“秀才派”光景是担任了“政治”？“军事”一任是“魔王团”。先消灭敌人的“军事势力”！

已经走离壁报处有二三丈远的老荆突然转身站住，仔细瞧着那一堆看着壁报乱嚷乱叫的学生。是各级学生都有的混合的一群。是“杂牌军”。只没有他的“忠实同志”。不济事的奴才们！都躲起来么？……老荆的插在裤袋里的一双手捏紧了拳头，好像已经扼住了他的不肖党徒的咽喉。

总得老练一点，先和这些“杂牌军”周旋一会儿。可是拿出十二分的镇静，老荆慢慢走到这一堆各级学生混合的群众前，说了这么几句：

“ 哦，看壁报么？……文章倒很不错！青年时代都有这种‘发表欲’。我也是过来人。可是现在得格外小心。外界的诱惑大多，思想庞杂，容易走入歧途。我们担任了学校当局，真有说不出的苦衷。看着可爱的青年们盲目地跑到腐化恶化的路上去呢，不能不纠正；要纠正呢，又招反感。那么放弃了责任只在这里拿薪水么？良心上过不去！…… ”

“ 良心！噢—— ”

“ 壁报上难道不是良心话？为什么你要私下里撕去？ ”

从学生堆里跳出了这两个插句。不知道是谁说的。老荆一顿，眉毛尖簌簌动了，但立刻装出不以为然的宽大态度来，笑了笑接口说：

“ 我是一向赞成有话就说，公开批评。我欢迎批评。可是爱护青年，保护你们不受危险，也是我的责任。我不能放弃责任。譬如这张壁报，……自

然都是良心话，我知道本校的同学大多是洁白的青年，然而话说的太过火，外界人见了就不会像我那样能够了解。你们自然知道这几天外边很紧，抓去了许多人……我所以揭去了那张壁报就为的是本校的同学我总有爱护之心！”

抓去了许多人！这黑咒使得大家背脊上发冷。脸上都有些悚然了。眼光在自己队伍中找寻。有没有“秀才派”的人？没有。他们自己不露脸！“……就为的是本校的同学，我总有爱护之心！”多么漂亮！让办壁报的人自己回驳去！

“可是壁报上说的总务长个人的事，怎么讲呢？”

老荆赶快用眼光去找这发言者。是二年级的学生，叫做熊。训育主任的注意中，一向倒并没这个人。莫不是看错？然而熊的炯炯逼视的眼光分明是在自己报名。老荆嗅出四周围的空气都在同情于熊这质问。

“我个人的事，自有公论。一切批评我都欢迎。因此这份‘再版’的壁报，我还是让大家看了，然后再去叫第四号自修室自己收回去。只要不至于惹起政治上的问题，我个人的毁誉，不足重轻。”

转过身子去，老荆像是要走了，但又回头加几句：

“总之，对于思想上不大正确的同学，我是在爱护的原则下加以纠正；至于专门捣乱，行动荒唐，学业低劣的份子，那除了严格制裁，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轻轻暗示着，——而这又是先对“魔王团”开火的分化策略，老荆赶快离开了壁报下那一群“杂牌军”的学生。第四号自修室他也不去了，一直回到自己私室，先把熊这名字入了他的秘密的“黑册子”，就唤他的“忠实同志”来大加申斥。

“怎么？你们都躲起来了！这样紧急的时候，脱离群众！”

“并不是我们离开群众，却是群众已经对我们下戒严令。”

“他们当面骂我们是——老荆的走狗！”

老荆却笑了。走狗！怕骂的就不是好走狗！似乎看透了老荆这狞笑的意味，二年级的锦，女书记馨的弟弟，也加上来说：

“岂但是骂而已！打走狗！‘魔王团’的人总有一天要动手！”

因为锦是很瘦弱的，不像是已经有了二十岁的青年，所以这话在他嘴里说出来便颇带些儿恐怖的意思。其余的几条“走狗”都斜过眼睛来瞧锦，似乎在说：打？你是特别关系，先打你！老荆拧起了眉毛不作声。“魔王团”要打么？当真会于出来的。打了就有办法。要他们打这瘦弱的锦，表面上摆出来是无抵抗的锦！这孩子怕么？鼓励他去！

“好。怕人家骂？你们真是外姑娘似的，干不了大事。同志，记好，你们不是小姑娘，不要害羞，泼辣些，钻到群众中间去！不能让他们胜利。让他们得了胜利，就永远有人骂你们走狗！和他们骂去！特别不要怕‘魔王团’。他们动手打么？抵抗！特别是锦，你得找机会要他们来打你！”

这么说了，老荆把眼光逼住了锦。这可怜的孩子全身发抖，一句话也没有。他怕“魔王团”。尤其是华。好像他的拳头比自己的头还大些。老荆轻蔑地摇着头，生了气：

“怕什么？总不会打死你！去罢，明后天就要你们的报告。除了‘魔王团’，其余的人现在不准你们得罪。哪怕是骂你们，也得笑嘻嘻地和他们讲交情。”

挥走了他的“忠实同志”，老荆好像很疲倦，就躺在床上闭了眼睛。斗争进入了肉搏的危机，他倒感得兴味。所遗憾者，部下太不中用！自己当年是何等的勇悍。但现在的青年似乎都是软骨头！以此例彼，则“魔王团”亦不过一味蛮横而已，正不足畏。“秀才派”呢，收拾起来更容易，胜利是属于他的！

是这么估量了的，颇有轻敌之意，所以那晚上女书记馨悄悄地跑进他房里，拿出那张具名绮琴的明信片来质问的时候，他竟忘记了所处的环境，使出强硬手段来对付。他承认绮琴是妓女，有往来已久，他并且骂馨没有吃醋的权利。

女书记哭了。眼泪淌过粉颊，成为两条黄色的小沟。想起来，她是太吃亏了。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交给了他，还是“没有吃醋的权利”。而况何曾从他那里得到几许甜蜜的欢娱！贴完了历年的私蓄，又把每月全部的薪水供给他浪费。在过去的冬季，夜半月黑风劲，手指尖冷的发疼，头涔涔然，背脊上像是负着一块大石头，工作过度的她惟一的需要是安息，然而想起日间接到他的字条要她半夜里去，“解决他的生理上的要求”，她还是冒着寒风，摸着黑路，鬼似的偷进他的卧室，忍着满身的筋骨酸，接受他的粗暴的蹂躏，而当他既已满足以后，一叠声催她回去，——依然冒着寒风，摸着黑路回去，便要多捱一分钟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也不许：这一切一切，原来却只换得今天的猜猜然怒骂，“没有吃醋的权利”！

什么爱，给他“泄欲”而已！什么爱人，只是奴隶！不是人，是一件东西！素来柔顺的馨发狂似的失了本性。她哭，她诅咒，她全然不怕总务长的威吓。

“算什么呢？赶快回去！干涉我？拿镜子照照自己的脸罢，你配！”

老荆厉声说，抓住了馨的臂膊，像要折断它似的下死劲扭。馨躺在床上挣扎，不肯起来。“你配？”这两个字像一支尖针刺痛了女书记的心。她突然挺起身来，看住了老荆的面孔，大声嚷起来：

“配？不配？当初你为什么找我？”

老荆脸色青了，咬嘴唇。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但如果女书记不先把粉脸儿哭的那样难看，老荆或者还有几分怜惜。可是现在他只有厌憎。手插在裤袋里，他明白多言无益，也省悟到他目前的环境不利于和馨闹架。他稍稍自悔开头为什么不用“外交手段”。然而已经不及。像是回答馨的哭嚷，一声长笑忽然从窗外院子里爆出来。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接着是窗玻璃响。人真不少，乱七八糟的尽是问句和惊叹……怎么一回事？……哭哪！……打架？总务长怎么说的？……早就吹过熄灯号！……压迫女性！……有话公开地说！……密司馨，密司馨！……

房里的两个人都怔住了。忽然女书记跳起来跑到窗前。被老荆一把抓住，掷到了床上去，她就放声大哭。是一切悲哀委屈都兜上心来的痛哭，是已经闹穿了便不再顾忌什么的痛哭。虽说是平素镇静，老荆此时却也慌了手脚。掩住她的嘴，不让哭罢？喝退那些学生罢？主意还没打定，猛可地好像从噩梦中醒过来似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女书记睁大了哭红的眼睛，瞪视着窗。微弱的带些哽咽的呼声正就在窗下响，正是她的弟弟锦的呼声：

“姊姊……你怎么了……”

这孩子也来了！干么？老荆惶惑地也看着窗。被弱弟这悲声所激动，又斗然想起白天锦来告诉，如何老荆强迫着要他去尝试“魔王团”的老拳，女

书记那股悲哀忽然被愤火烧干，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她跳起来揪住了老荆，发狂似的嚷：

“你这贼，狗，没心肝的怪物！牺牲了我们姊弟俩，成全你自己么！……啊哟，弟弟，苦死我们了。狗，贼，你弄死了我们罢！弄死了我们罢！”

她哭，她嚷，勇敢的苍蝇似的几次扑到老荆的身上。窗外的锦也放声大哭。不知道有多少的学生在那里发喊，唾骂，敲玻璃窗，女学生们的惊惶尖锐的声音叫着“密司馨！密司馨！”自有东大院以来，这回是新记录！

蓦地三四个女学生排闼直入。有蓉，也有杜若。她们不理睬老荆，旋风似的围住了女书记馨，嘈杂地叫唤着。乘这机会，老荆悄悄地溜走了。

学校附近的公安局派了人来查问。全学校都起来了。没有什么大事么？男女中间常有的活剧！牵连总务长呢。天哪，竟是他！自始就不曾上过床的华，捋起了衣袖在人堆里到处晃：“打他！给密司馨抱不平！太，太岂有此理呵！”郁站在那里冷笑，炳追着薪说：“赶快做文章！明天特刊，壁报！”薪呢，还是一付怀疑主义者的忧悒的面孔，偷眼看拉着女书记馨到女生宿舍去的蓉，又看看杜若。他是满心在可怜这位不幸的女书记，但作怪地眼中只看见蓉和杜若，脑子里只回旋着这么一个感想：恐怕自己还得不到那么多的同情罢？

教务长不在校。史学教授和文学系主任看见学生就说：“没有事了，回去睡觉。”努力忍着，不笑。只有体育主任艾好像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始终关在自己房里睡得又甜又美。

第二天是壁报“潮”。许多学生忽然都会做文章。炳他们的老牌子壁报反见得逊色了。“紧张起来！猛烈攻击！”方脸上耀着兴奋色彩的炳见着他的小团体里的同志，总是这两句话。还是照常上课。可是谁也不曾正正经经上课。刚逢到有课的几位教授都被逼着来谈“昨夜的事”。都被逼着发表意见。不好多说什么，教授们只好耐心听着，微笑。

学校当局怎样？什么表示都没有。就同不曾有过这桩事。当局决不因此小小的“个人”私事便尔张皇。哼！可是此所谓“个人”却正是“总务长”呵！壁报，壁报！攻击，攻击！到午后“壁报”更多了。几句标语式的“打倒某，打倒某”，也算是壁报。而且目标扩大，从总务长移到体育主任，移到教务长，移到史学教授，文学系主任，打倒某，打倒某，甚至于“打倒杜若！”有人乘机捣乱？都是良心话！但凡是一个活人，心里一定有几个要打倒的谁某罢？

总务长怎样？躲了半天，到下午又摇摇摆摆在各教室的走廊前巡察。不要脸！难道他没有看见到处都贴满的壁报么？进一步对付这狗东西哟！非常手段罢！直接行动罢！

“魔王团”怎样？怪！没有举动。他们安的什么鬼心肠？肯站着瞧热闹？不干就算了！没有他们就不成么？现在是全学校都起来了！

傍晚时学校里出了布告。禁止“谩骂师长”的壁报，禁止“不署真姓名”的壁报上的文章。这是总务长反攻了，紧张！再紧张！不要退缩！

只有薪的怀疑主义的敏感似乎已经嗅出了不吉的预兆。这是自从“壁报潮”中有了“打倒杜若”这怪呼声——虽然只得一声，他就感到前途不好。是胡闹罢了，何曾是全学校都“起来”呵！并且“魔王团”的仿佛是作“壁上观”的态度，也使他骤然感得缺少了什么似的寂寞。虽然是“秀才派”，近来他却有点倾向于“魔王团”了。社若已经告诉他，“昨夜的事”全是郁的计划。是乘虚袭击了敌人的要害了！“要摆布他，就得用这非常手段……”，上次闹饭堂时郁的这句话又回到薪的记忆里。可不是，对于像老荆那样厚脸皮的人，壁报中用么？进一步对付他！非常手段！空气中是有这闪电。然而没有“魔王团”，谁能够应用非常手段呵！

他找到郁，巧妙地探询。郁冷冷地微笑，一句话也没有。但是从郁这微笑里，薪看出他们“魔王团”一定有计划。还是找华罢！华这浑人，藏不住话。例外地华的嘴巴也紧起来了。一定是受了郁的嘱咐。只好撒个谎：

“当真没有？那么，郁说的明天怎样怎样都是骗人了，岂有此理！”

没有回话，华睁大了眼睛发楞。装出极不高兴的样子，薪也转身就走，故意脚步慢些，果然就听得华在后面哈哈大笑，赶上来说了这么一句：

“不准再去告诉别人！”

“我有这么傻？可是想来你们这计策未必灵！”

“怎么不灵？”

薪咬着嘴唇笑，没有回答。忽然他跳起来，拍着华的肩膀说：

“骗你的。郁也不肯说。可是你们既然有计划，对我说说也不妨。”

好像是给扒手摸了什么宝贝去，华的两腮都鼓起来了，样子很难看；瞅着薪好半晌，这才慢慢他说：

“小白脸儿，也不老实！说给你听罢，可是不准嚷出去。只有‘我’知道

呢！明天老荆一定要到汉口去玩，我们偷偷地跟了去。就在那边妓院里和他大闹一场。”

“那也不算什么了不得。”

“哼！不算什么！跟他闹到公安局。我们准备一个人和他一同坐牢。”

真是魔王的计策！明天老荆一定完了。薪笑着，又在华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算是谢他，又算是鼓励他，两个人便走开了。薪暂时觉得像洗了一个澡似的浑身畅快。自然说不定继老荆而来的也许比老荆更坏。但无论如何打倒老荆总是一桩快心的事，为的他实在太“无耻”了。并且也为的女书记馨太可怜了。

到底薪把这“秘密消息”悄悄地告诉了炳。两个人脸上都闪出喜气来，却不便高声笑。听说所有的“壁报”都被总务长命令校役撕去了。哼，随他去撕罢，看他明天还能耀武扬威么？明天就有做文章的新题目了！

在期待和兴奋不宁中过了星期六。

因为有了禁令，壁报这玩意儿居然没有人再干。但也许是大家都在等待新的发展罢？至少炳是这么等待着。他依据了薪的“秘密消息”，写好一篇极激烈的文章攻击老荆，只要一声报道“魔王团”袭击成功，他这篇文章马上就贴出去。他又打算秘密地准备好一期的壁报，拉薪帮忙。薪却转荐了彪。到汉阳门去专候华回来，宣布最早的惊人消息，也是一件要事，薪自愿担任这个差使。

约一个人同去，不更好么？可不是，一个人呆在码头上怪寂寞的。约谁呢？杜若？不行，太惹人注意。还是谁也不约妥当些。

这天有点阴雨。轮渡码头上还是挤不开的人堆。薪守过了四点钟，总不见华以及“魔王团”的任何份子。确是都过江了，薪亲眼看见的。然而没有一个回来，难道都陪着老荆坐牢去？觉得肚子饿了，雨又变成密集队，薪挨到卖香烟和芝麻糖花生等类杂物的小摊旁边躲雨。以为是主顾来了，正在和人谈一些什么的摆摊子的那汉子很殷勤地起来招呼。不好意思，总得买一点儿。可是手放进了衣袋里却伸不出来。一个铜子也没有呢！薪涨红了脸正想走开，肩膀被人拉住，同时听得一个沉着的声音从脑后送来：“是你么？”薪突然快活到发抖，急回过头去。然而不是华，却是另一个青年站在那里。苍白的三角脸，长而且乱的头发，一对射出火来似的眼睛。也许见过，此时想不起。

青年却叫着薪的名字，问他到哪里去。声音又是怪熟的。青年笑了。是张大了嘴巴却没有声音的笑。于是从尘封的记忆中突然跳出一个名字：“雷！”就是雷，三年前中学校同学，即今容貌已非，然而声音还是从前那声音，笑还是从前那怪样的笑。可不是听说半年前被捕入狱么？怎么会又在这里？薪很想知道个底细。但是雷不肯多说，问过了薪所在的学校，就随口加了个批评：

“你怎么到了那边去？你们的总务长混蛋得很！”

奇怪！他亦知道这个。好像被人说着了家里的丑事，薪又脸红了；瞅着雷的面孔，他很腼腆地然而又带点自解嘲的意思回答：

“现在就要赶他走。”

“赶得了么？你们学校里没有人！”

没有人？薪有点不服。可是汽笛叫了，雷拿起薪的手来用力握一下，转身就走，和来时一样的突兀。码头上刚到了渡轮。薪只好暂时搁开了关于雷

的一切，睁着倦眼，努力在杂沓的人群中找寻华或是郁。

依然没有。天色却已将垂暮。想到学校里开饭的时间快就要到了，薪拖着一双酸腿回去。痴人似的站了这半天，又让雨淋了个全身湿透，究竟是为的什么呢？在归去的路上，薪又不禁这么自问。为的是反抗，要求解放，争自由？然而明明知道后来者大概还是和眼前这一个差不多。……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肚子饿。赶走了老荆能够解决肚子饿的问题么？……而现在因为久候华他们不到，因为腿酸，因为肚子饿，薪在这怀疑而外，又加上了几分颓然的意味了。

或者华他们早已回去，而且校里已经闹的和菜市一样了罢？将进校门的时候，薪的脑筋上又蓦地闪过这样的幻想。立刻证实不过是“幻想”！校里很静。和往常的每个星期六一样。不曾碰着什么，直到会客室前，方才瞥见有一个垂首深思的颀长的女子。正是蓉。

像是给什么绊了一下，薪很不自然地站住了。是她？真不巧！不说一句话就走了过去么？似乎不妥当，而且他的已在那里突突跳动的心也不许。可是说什么好呢？本来也算不生疏，怎么近来却总觉得彼此间隔膜；是有许多话该说，但连半句也想不起来了。

“看见炳么？”

不知是何等的下意识作用，薪单单只拣了这没头没脑的四个字来掩饰自己的窘迫。等到他自己的耳朵听明白了是这么一句时，他几乎不能自信，他红了脸，很惶恐地睨着蓉。

然而蓉并没有丝毫惊讶的表示。她用一句问话来回答：

“不是你和他一同去的么？”

薪摇头，迟疑的眼光表示了他实在不懂得蓉为什么发生这突兀的反问。

“那么你是没有问题了！”

说着松一口气，似乎放下一桩心事，蓉的脸上有点笑意了。

“什么问题？”

没有立刻回答。蓉尖利地看着薪的面孔，然后似怨非怨地眼珠一转，低下头去，轻声说：

“原来你完全不知道么！事情是闹大了。公安局抓了炳去……大家都说你也不免。我——我们大家真着急。现在，这才明白，到底没有你的事。”

好半晌，薪说不出半句话。许多巨大的问号在他眼前晃。抓了炳去？是被捕了！为什么？事情闹大？就是和总务长的事么？自己没有问题？咦！……他忽然歇斯底里地笑起来了。这笑使蓉吃惊。可是薪并没注意到。似乎想通了一切似的点着头，他踉踉跄跄地走开，撇下蓉独自站在那里发怔。

一直进了寝室，便往床上睡。心里是乱麻麻地，但又什么想念都没有，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好像又回到了他自己，抬起头来看一下，他这才瞥见房里还有人。在华的床上满脸酒红躺着的，何尝不就是冤他等候了半天的华呢！

“你几时回来的？喝过酒？睡着了么？”

薪注视着华的面孔，一口气就下了三个质问。

回答是懒洋洋地睁开了一次眼皮。从血红的眼珠的一滚中，似乎又表示了这样的意思：狗是睡着！老子不醉！喝醉了的算是狗！薪苦笑一声，从床上坐起来了。在许多疑团之上，又加了一个，便是华今儿醉的出奇。不问个明白他怎么肯罢休！把脑袋向前一伸，薪装出十分机密的神气来，轻声地然而沉着他说：

“可是你们今天上汉口和老荆算账去？”

“谁说不是！”

又是一次懒洋洋地睁了一下眼皮，但嘴角的皱纹是严肃地收缩起来了。

“但是你喝的那么——醉！”

“醉的是狗！怎么……你，你，瞎说！我醉？哎！蠢东西！算账是要喝一点儿酒！一点儿酒！”

“那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的。”

薪觉得像是揭去了一层什么东西，浑身都感到轻快，嗓子也就响亮些了。

“想来老荆是结结实实挨了一顿——”

“一顿教训。不存心打他的，不是人！可是，喝多了酒，倒不好意思了。”

说着这样话语的华也坐起来了。斜着一双醉眼怪样地对薪瞧。看见薪在沉吟，华又加着说：

“我，姓华的，一生扶弱锄强：你想，老荆乖乖儿的陪脸讨饶，你好意思动拳头么？算是这小子好运气，懂的风色。往后决不敢再和我们捣蛋。什么都叫他承认下来了。只差没有写张字据儿。吓，马到成功，昨天我不是说过的么？我们一伙人本不是打算吃他的，可是这小子要做脸，连吃带喝带玩，总共花了他七十元大洋。哇！想起来了，有一个——”

“什么都叫他承认下来了么？可是炳，炳，给他们勾通公安局派人来抓了去了！这，这，怎么说哪？”

薪透不过气来似的急口说，连身体都有点颤抖了。华亦似乎一怔。瞪着酒红的眼睛，忘记了闭嘴巴，口涎像一根玻璃丝直挂到胸脯前。于是他耸耸肩膀，扁着嘴唇说：

“谁？炳？方脸的小子么？共产党！我们和老荆算账是和‘老荆’算账，犯不着给共产党利用了去。郁早就打算警告你——”

“炳不是共产党！”

“那也好。让他自己和公安局算账去。得了，得了，刚才我想起来，昨天在汉口看见一个姑……娘，模样儿真像——杜若！”

薪倏地脸红了。也许是为了炳，但也许又是为了杜若。然而无疑的是他在生气。霍地他站得直挺挺地，眼光逼住了华的面孔，似乎要说什么，要骂什么，可是突然又坐了下去，闭着眼摇头。自从回校到此刻把他弄糊涂了的一切疑团，一下里被他猜透了：总务长对“魔王团”妥协，向“秀才派”进攻；为了自己的利益，“魔王团”出卖了同盟者了；第一位牺牲者是炳，以后将是……然而他不能再想下去，“杜若，杜若”的声音，震得他心跳。

“当真像杜若！你心坎儿里的杜若！哈，像杜若，汉口一个姑……娘！”

华怪声嚷着，跳起来抓住了薪的肩膀乱摇。

“魔王团”既经妥协，“秀才派”又已慑伏，炳待审在公安局，至少在新看来，学校里现在是死水一样静了。但不知为什么，总务长老荆也告了假——到暑假为止的长假。体育主任艾兼代了总务长的职务了。这一切事故，也许在全校大多数学生的眼中，正如校园里的榴花开了又谢又结成石榴一样。只有薪，略略嗅到其中的鬼蜮秘密，然而正惟有这一点的嗅到，怀疑主义者的薪又加了几分颓唐。

他在意识地自暴自弃混日子。理应憎恨“魔王团”，最少限度亦当不与往还，然而存心自暴自弃的薪却照旧和华他们混得很热。

“我现在的的生活，不是寂灭，便是荒唐，没有法子使我自己理知起来。看去什么都是黑暗，什么都感得只是虚空，我想我还是死了的好罢。但是我的热血尚在奔流，我总得过日子，我就荒唐地过了一天算一天罢！”

有一天和彪在校园里闲谈，薪这么慨然说，替自己的亲近了“魔王团”作解释。眉头常是微皱着，可爱的口辅边似乎略见瘦削了一点，这薪的近来的悒悒愁牢的风姿比他精神焕发的时候更加动人怜念。彪侧着头不作声，过了一會兒，他拍着薪的肩膀，把嘴凑到薪的耳朵边，用极尖利的细声说：

“骗谁呀？你是在那里望梅止渴！”

薪摇头，眉尖锁得更紧了。

“不承认？那就戳破你这假面具罢！你之所以常和华他们到汉口去，就因为那边有一个姑娘很像这里的杜若！”

“没有的事。不要乱说！”

“没有的事！华说过，你自己也说过，连杜若自己也知道，她还说她也想去看一看。”

再不能掩饰了，薪望着彪笑。于是好像被彪提醒了似的，薪自己也觉得近来的荒唐，未始没有几分是对于杜若的“望梅止渴”的动作。太无聊么，什么事可说是聊的呢！然而最初当真不曾这样存想。现在可就难说了罢？薪自己也弄不明白。对于自己的一切之所以然，薪突然也怀疑起来了。

轻轻吁一口气，薪掉臂走开。彪在后面格格地笑。薪装作不曾听到。

拣了一棵大柳树的僻静的角落；薪坐在树根上支颐默想。麻雀儿在头顶上啾啾地叫。顺风吹来了谁家女郎的元气旺盛的笑。似乎就是杜若！薪皱着眉尖，咬嘴唇。竭力想把自己的思想的焦点移开这魅人的杜若，竭力想搜索些别的事情来勾住他的彷徨无定的思潮，可是他的思潮绕着圆圈子终究又回到了杜若。没有法子不想她么？看见了蓉，和蓉谈话的时候，便暂时会觉得世间初无杜若这个女郎。然而即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时候，他又往往以为蓉就是幻化的杜若，是捉摸不定的突然会不睬人的冷酷时候的杜若。

说是在发狂地爱着杜若么？薪不承认。他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是：正惟其在可爱不可爱之间，在决不定究竟是爱她好呢抑是不爱她更好，所以他衷心惆悵，所以他的思想观感不能从杜若移开了。并不是什么难解决的问题。可是青年的薪只是在那里狐疑，在那里颠倒忖量，在那里独自煎熬。

无望地频频摇着头，薪的上半身往后一仰，靠在树干上。闭了眼睛，嘴角上浮着一个鄙夷的淡笑。这是他对于自己是什么也在怀疑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的姿势。然后，否认了一切似的，把两手插在衣袋里，下意识地在那里掏摸。

衣袋里的手指碰到了什么。蓦地他的脸色变了。手指抓得紧紧地，却又在发抖。又是犹豫不决地眼光垂注在地上。终于很费力地拔出手来，定睛瞅着抓在手指里的一片纸。

是家里父亲寄来的一封信。是读过许多遍，几乎一字一字背诵也能够，又滴过几次眼泪，当做一个问题似的搁在这衣袋里已经有了四五天却还没作答的一封信。

问题是比什么都严重：母亲的老病转剧，又逢刀兵。可是没有钱逃不动。硬头皮挨在长沙也不是路。没有进项，出帐偏多。虽有几亩薄田，但城外已成为“苏维埃”，谁也不敢下乡去讨租。然而打进来又打出去的官兵却都找定了留在长沙的市民要军响。六十老翁的父亲属望在儿子。……儿子？他，薪，有什么办法呢！

眼睛定定地瞧着那“戒严司令部检查讫”的长方戳记，薪把这个带有重大问题的信封托在手掌里，只是咬嘴唇。焦的忧虑到极点的时候，他几乎有点怪他父亲不识时务。凭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能够养活一家人！暑假后他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不知道着落在何处！胁肩谄笑是不屑，诈取豪夺又不能。会请他到汉口去沾些荒唐余沥的华和郁他们未必肯解囊接济他的生活，况又是家用。天生的他又不是能够“铤而走险”的拳脚！完了，完了，在他前面，没有一条路！

忽然他的眼里闪动着一丝活气，但随即下死劲地将拳头一挥，脸也红了。可不是有一次半醉了的华曾经说过他是带着很大的本钱而不知道怎么运用，说是阔人的太太小姐们顶喜欢找他那样的小白脸儿做“私人秘书”。荒唐！那不是等于出卖身体？出卖自由？他，堂堂的薪，宁死也不干这种辱没的事！

天色黑将下来了。一只乌鸦蹲在对面的短墙上向他哇哇地叫。左思右想都到了绝地的薪以为这乌鸦便是不吉的预兆，至少是在嘲笑他。好像找到了怨恨的对象，他跳起身来，赶到短墙下，发狂似的耸身扑这乌鸦。很轻灵地跳了一步，乌鸦又蹲在柳树枝上侧着头对薪瞧。薪拾了一块小石子用力掷去。没有打中。接连着是第二块石子。乌鸦哇哇地叫着飞走了。薪还在狂乱地掷石子，直到一个人的声音惊觉他回复到冷静的意识。

不是别人，是蓉。也许早就在那里偷偷地瞧，所以此时蓉远远站着，只是望着薪笑。这样冶逸的带点天真趣味的蓉，在薪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倒觉得局促惶恐了。迟疑了一会儿才走过去，勉强笑着说：

“这老鸦讨厌。你看，打它不到。”

蓉的一双澄澈如水的眼睛钉住在薪的脸上，微笑着不作回答。薪又勉强笑了一笑，正要走开，蓉唤住了他：

“这几天的长沙，打进打出，你府上都好么？”

“都好。谢谢你。”

蓉不相信地扁着嘴唇，又狠狠地瞅了薪一下，像老阿姊教训弱弟似的说：

“这也要瞒人么？而况又瞒得不周到。你的神气已经说明了一切了。你手里这封信是什么？还骗人哪！都是同学，就是说说呢，未必人家就怪你对谁个太亲热了罢？”

虽然薪此时有点神情恍惚，却还辨得出蓉这番话里带着醋意；虽然还没有这一类事的充分经验，然而他本能地感到异样的激动了；脸是更加涨的红了，仓卒间找不出妥当的回答，一伸手就把那封家信递给了蓉，同时他的幽悒的眼光在蓉脸上瞥了一下，似乎在说：不要多心，请看罢。

“ 啐！——呀，着急了么？既然不见外，我就看罢！ ”

说着又是一笑，蓉接过了那封信，且不开读，却夹在手指间旋弄着。薪的头慢慢垂下去了，心里在后悔：把自家寒酸的境况给这位骄傲的小姐知道，不是自取侮辱么，可是已经收不回来了！他就准备着用更强硬的傲气来回答那万一发生的当面的讪笑。布好了阵势似的，他紧瞅着蓉，决心不肯放过每一个最轻微的看不起他的表示。

“ 可不是我说的‘都好’么？在这里的人总以为长沙城里不得了，桂军和中央军一进一出，四乡又是红军的世界；然而住在那边的人倒也不觉得怎样。 ”

当蓉看完了信，又折叠好还给薪的时候，薪勉强笑着这么说，表示自己的洒脱旷达，同时却在更注意观察对方的神色。

微微颌首，蓉很温柔地一笑。是无论如何不能使薪认为恶意的那么一笑。瞧着薪的面孔，她又婉转他说：

“ 看来老人家的意思是希望你去办事。那也很好。现在的学校我都不满意。在学校里何尝是读书，跟着大家胡闹罢了。 ”

薪不作声，只把眉头皱得更紧些。

“ 如果你不限定在家乡办事，那么，你何妨去找我的父亲谈谈呢？也许我们那厂里的事，于你倒相宜。 ”

薪的脸忽然红了。抬眼对蓉瞥了一下，就给一个切切实实的回答：

“ 笑话！我哪里能办事呢！并且暑假后的事情现在我也不去多想。人事变迁，岂能预料！ ”

是不愿意。然而太热心的蓉误认为脸嫩心怯。于是她就解释她家厂里的事务并不麻烦，而且她的父亲又是怎样喜欢奖掖后学。她的词令真好，叫人不得不倾听；如果没有最近的隔膜，薪大概要感激零涕了，但现在薪至多只能承认蓉并非在嘲笑。想来机会倒真不差。却是有一点也得顾到，不会从此丧失了自己的自由么？自由！一无所有的薪，只这“自由”是惟一的财宝呀！

“ 你都明白了罢？考虑后再回复我。好在日子还多哪。 ”

看到薪在踌躇，蓉微笑着这么说，就翩然去了。

薪惘然望着暝色四合的天空，皱了眉头，手指卷弄那封信的封套角。他的瞥乱的脑筋竭力在推求蓉这“仗义行为”的动机，然而愈推求愈糊涂了。最后，他摇着头，心里说：“什么‘惟圣罔念作狂’！简直是‘惟圣“克”念作狂’哪！我简直要发狂了！”于是抛弃了一切似的挥着双臂，他快步跑出校园。

成问题的那封信依旧放在衣袋角。写回信那样的事，他依旧想也不曾想到。

听说汉口方面每天要枪毙十多个人。又听说其中实在也有并不是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学校里几位“宅心忠厚”的教授警告学生：莫到汉口去！时常把孟夫子的“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当作政治哲学的社会学教授更是谆谆告诫，差不多声泪俱下。每逢听得了这一类的谈虎色变的议论时，薪的眼前，便浮出了被捕的炳的面貌。事情是已经这么久，而且什么消息都没有，光景也是“到封神台上去了”，——历史教授常用这句话来代替那些“暴徒”的被杀。然而可怪的是大家好像早已忘却有过炳这个人及其被捕的一回事，“莫到汉口去”的警告中从没把炳这疑狱作为眼前的实例。已经坐实了炳是共产党么？

这使得薪常怀愤愤。渐从怀疑主义走到了虚无主义的他，便时时幻想着假使炳当真是共产党而且手上染过仇人的鲜血，那就一死也不枉。有时他的幻想更进一步，想到暑假后自己毫无出路的时候将忍受富有者之轻蔑侮辱，他便觉得做了共产党也好，——尽杀己所鄙视者而后死，多么痛快！

在这些时候他也往往连带想到蓉所提供给他的“出路”。到她老子的厂里去办事好么？为什么蓉如此垂青？是因为爱么？那么，他，薪自己，究竟也爱着这位骄傲的蓉小姐否耶？最近来思想日日在剧变的薪不能下一解答。有时他断然曰否！和杜若混熟了以后，对女子的经验渐多的他，已经比较出蓉使人栗然寡欢，而杜若则活泼可喜。贫富悬殊的观念，在他又是牢不可拔。他总觉得富的阶级伸手给贫的阶级大概没有好意，因而猜想到蓉之破格垂青其动机未必纯洁，多半是像张网的蜘蛛一样在猎取他为俘虏。

然而究竟又因为蓉是他所接触的第一个女性，在他的青年的灵魂上有一种神秘的印象，所以有时他又不能坚持他的“否”。特别是感觉得杜若太浪漫太喜欢玩弄恋爱的时候，薪就几乎以为即使做了俘虏也不要紧。

这么着，神经过敏的他，从蓉的代谋生活之道立刻联想到候补姑爷，从候补姑爷立即又生出若干彷徨疑惧，结果就连送给他的这条现成的生活的路亦不敢走。已经过去了三天，他还不曾考虑好，不曾答复蓉。

他渴要活着，然而也厌倦了生活。并不是已经喝干了人生的满满的一杯，却是因为生活太困难而且找不出为什么他必得负荷困难而生活下去的理由。勉强找出了一个理由是：还有人，他的父母，希望他活下去。但是这个理由的力量只能支撑他维持现状，不能鼓起他的积极的兴味。每当夜深人静这样的苦闷啃啮他的时候，他就以为冒着被俘虏的危险而走上了蓉所指引的那条生活的路，根本没有意义。

只有杜若的元气旺盛的艳笑还能使薪的心灵激荡，感到一些生活的趣味。还有天天从汉口来的共产党被捕被杀的消息，也每每使薪感得异样的震动。据说共产党都是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他们为什么要干这危险的把戏？是不是和他一样厌倦了生活？如果不然，则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必要那么负荷着困难危险而生活下去的理由！苦闷到了极点的薪恰也是好奇心和要求刺激发展到极点的薪。

“莫到汉口去”的警告反而使得薪更加渴望着汉口。“魔王团”的郁和华也不是怯哥儿。同伴有的是！而且照例请他“揩油”。

还是到常走的那些地方去：电影院，酒楼。也到旅馆开了房间打牌。这个玩意儿薪不加入。往常他总是独自躺在床上看报纸，或者闭目幻想过去未

来的一切问题。可是现在他有点变了。定不下心！报纸上的捕人杀人新闻总使他联想到一去无消息的炳，并且那些新闻又结为古怪的一团东西在他心里揉磨。皱着眉头，他走到华他们的牌桌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又靠在窗口俯视马路上的杂沓。那边转角处雇集了一堆人。看去不过十多个，也好像并没有什么举动，可是警察远远地来了，两个，三个，都是挺着毛瑟枪，光景是要抓人。但在警察还没赶到以前，这小小的人堆里发一声喊，抛出些印刷品来，落在街心。是发传单哪！无疑的是“暴徒”！薪的心突然跳得卜卜有声。人堆立刻散开，像燥土上的水珠似的钻到薪所看不见的地方去了。接着是警笛的连续的尖音。惊动了乱跑着的行路人被警察抓住。附近商铺里探出来惊愕地窥视的人头；并没看明白，赶快又缩进去。传单躺在街心被疾驰的汽车轮子卷走，车门两旁都站着手提盒子炮的卫兵。

薪瞪眼看着，心口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炳的面容又浮在他眼前。又似乎每一个被抓住了的不相识者远远地看去都有点像炳。

——老是这么发传单，为什么呢？总是被捕，为什么还要发传单呢？

有这样的意思在薪的迷惘的神经上泛出来，但是他的注意立即被另一事件吸住。正当他靠着的这个窗下，相近旅馆大门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在徘徊。苍白的三角脸，长而且乱的头发——几天前曾经匆匆一面的音讯久隔的旧同学雷！

好像意外遇见了久觅不得的亲人，薪猛叫一声“雷”，便转身跑出房间，一直下楼梯，赶到旅馆大门口。

雷还是站在老地方，冷静地用眼光向四处搜索唤他的人。他先看见薪，他的一对射出火来似的眼睛对薪瞅了一下，似乎在说：“刚才那么怪声叫唤的，不是你么？”薪的阴郁的面部此时却露出一丝笑意，抓住了雷的手，不知道应该先说哪一句话。

“你，发疯了么？什么事？这样慌张！”

雷轻声说，将身体略挪动一些，隐在电线杆的后面，又笑着，是张大了嘴巴没有声音的笑。薪微笑摇头。但立刻他的脸上又布满了阴云，话也说不连贯：

“也许——可是此时还没有。照这样子再过一星期，两星期，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去。神经病么？难说！我是一天一天的对于自己没有把握。自己到底是什么，也在一天一天的怀疑了。”

雷冷静地听着，瞅着薪，什么表示都没有，只反问了一句：

“你住旅馆干什么？”

“是几个同学在那里打牌。几个把学校当作旅馆的少爷。你住在什么地方？到你那里去谈谈如何？我，无聊得很！”

没有回答。雷的炯炯的目光射在薪的脸上，足有半分钟，他这才说：

“那就去罢！”

雷住的是商人家的一间小房，厨房就在对面，窗上的玻璃被煤烟熏成焦黄。虽然正当五月下午的骄阳，然而房里阴暗得和地窖一样。薪皱着眉头，向雷的苍白的三角脸望了一眼，意思是：“你脸上的血色被这间房吮吸完了呀！”雷微笑，推开了一扇窗，就有成块的煤烟扑进来，还挟着叫人喉呛的油锅气。随手再把窗关上，雷瞧着薪说：

“很难找到的一个好地方！可是我也住上三个月了。”

“为什么不搬呢？阳光，空气，都没有，太不成话！”

“惯了也就不觉得怎样。太阳光和新鲜空气，素来和我没缘分。况且这比监狱到底好多了。这里有监狱所没有的宝贝：行动可以自由！”

听说雷曾经被捕入狱这一回事，突然闯到薪的记忆中来了，他正想要问，雷已经接着说：

“上次看见你的时候，不是你们校里正在闹风潮么？是反对总务长罢？后来怎样？”

薪的眉头又皱紧了。真不愿意再提起这所谓风潮！然而被雷的眼光逼住，总得回答。声音低到几乎听不清，他只吐出了两个字：

“失败。”

“失败？可不是！前次我就预料到你们会失败。但是不要紧。你们可以再干。你们有了这一次失败的教训，第二次就有胜利的希望。”

料不到雷是这般的论调，更料不到住在这个地窖子似的阴暗房间里的雷会有如此活泼愉快的心境。薪抬眼望了他的朋友一下，摇摇头说：

“不行。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原来是两派学生都反对那总务长，结果是一派半途不干，又一派的重要分子被捕。那就什么都完了。”

“半途不干的一派？为什么？这就很可以研究，教训就在这些地方。为什么他们半途不干？有人被捕？难道大家就此害怕了么？捕了人，风潮正应该扩大！”

听到最后的一句，薪似乎也兴奋起来了。可是随即苦笑着摇摇头。事情的内幕，他是看透了十分的，亦正惟他有这几分的看透，所以他不能和雷那样的设想。于是他把过去的情形大略说了一遍，淡淡地作个结束：

“老荆请了假，不再到校，大多数同学，自然以为是胜利了。谁还管有人被捕！——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雷，听说你也曾入狱，究竟监狱里的情形怎样？后来你怎么又出来了？”

雷没有回答，吊起了眼睛在想。过了一会儿，他才郑重他说：

“这件事，还得怪你们的布置不周到。对大多数同学的工作没有做好。现在你是灰心了罢？颓废一下，是不是？”

因为觉得语气带讥刺，薪的脸立刻红了，第一次他提高了嗓子像一个元气旺盛的青年和朋友辩驳：

“绝对不是什么灰心！本来我的意见就不同。并非以为老荆那样的人可以容忍，——不，赶他出学校还不够，应该赶他出社会，出人群，只把他赶出一个学校，不算彻底；况且老荆那样的人，滔滔者皆是，换一个来，何尝会比他好？——”

“但是你们在学校就应当先赶他出学校去！”

“不错。我们赶过了，也算是赶走了，然而你看，失败的还是我们！只换了一个人来做总务长，并没换过那些压迫我们的规则章程！”

“毛病就因为你们只反对个人，并没从根本——”

“可不是，赶老荆也是白费力气，所以我的意见自始就和他们不同。”

暂时两个人都没有话。雷站起来，从一件挂在门后的灰布大衫的衣袋里掏出卷烟来，慢慢地吸着。薪的眼光却被室中惟一装饰品的油画女郎半身像吸住了。因为饱受煤烟，油彩的颜色已经不鲜明，构图也很简单，委实没有吸引人的资格，然而作怪地那女郎的张开嘴憨笑的姿势很像杜若。还有那一对大黑眼睛！这就简直是从活杜若的脸上挖下来的呀！薪惘然看着，幻想又像春云般展开，不知其所届。白烟圈从雷的嘴边浮到空中，挨到那油画旁边

就消散了。薪的惘然的眼光由烟圈移到雷的脸上，这才觉到雷的射出火来似的眼睛正钉住自己瞧。雷笑了一笑，从嘴上取下烟卷，很从容他说：

“我们是有四年不曾见过，你长成一个大人了，可是你还是四年前的你，丝毫没有改变。”

薪随随便便地点着头。从油画女郎像所伸展出来的幻想尚缭绕于他的意识域。雷接着又说下去：

“你自己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去’，但是据我看来，你现在还是和四年前一样！自然你多读了几年书，可是都不相干，你的性格，思想，还是从前的老样子，说不上有什么变动！”

“呀，没有的事。就是在思想方面，我自己明明白白知道天天在变动，我一天一天的对于自己没把握。还是和四年前一样么？雷，没有的事！”

好像受了一针，薪急口分辩，手也跟着舞动了。

“不承认？好！我们举一个眼前的例。我们同学的最后一年，也闹过小小的风潮，那时你的主张正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番话。”

“哦，你还记得那一回事。但这是事体上的偶合，不能概括我现在的全体；在别的方面，我确实自己知道是不同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心里不安定，那么消沉，那么苦闷！”

这么说着，薪的皱紧的眉头暂时一弛，同时他松一口气，他好像是很费了力气方才能够吐出这几句话，然而又好像既吐以后便会减轻了若干的不安定，消沉，和苦闷！

雷在冷静地听。他的苍白的三角脸上什么表示都没有。中学校时代的薪在他眼前闪出来了：腼腆，自负，不忤人，亦不受人欺，多思，少动。小资产阶级的门阀所夸耀的中庸敦厚的佳子弟！然而在现今这变动的时代，便是“苦闷”这怪名词的专利人。

站起来走到薪的面前，雷拍着他的肩膀说：

“薪，什么事使你苦闷，我不知道，可是我看见过不少和你一样叫着苦闷的人，大概都犯了一个毛病：知道善善恶恶，但是善善而不能行！你说你从来没有现在那样苦闷，就因为你从来不曾接触过像现在那样疑难复杂的事，你的‘善善而不能行’的本性从来不曾像现在那样受着严重的考验。哦，你不承认？这又是你自负的本性。”

“自负么？从前的我，也许是。现在我假使还能够自负，或者倒还好些。可惜现在我已经丧失了这一个本性。我现在是，自己到底是什么，也在一天一天的怀疑：什么善，什么恶，我也在怀疑。所以你说善善而不能行，我不承认。”

“那么你是在苦闷的前期。不久你就会走到苦闷的后期，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大变动。”

像算命先生断定了人们的流年似的，雷十分肯定他说，两手合抱在胸前，慢慢地在他这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的斗室中踱方步。薪却笑了。站起来想要回去，蓦地记起一件事，便拉过雷的肩膀来，指着那幅油画女郎，很率直地问：

“这位，是谁？”

“不知道是谁。”

薪微笑摇头，把眼瞅着雷，意思是说：何必说谎呢！

“哈，薪，当真你有点傻气！画家的模特儿，谁去根究底细。况且这画本来也不是我的。是一个患难朋友的东西。”

“那么你的患难朋友叫什么名字？”

“你不认识的。——可是，你真问得诧异！”

“一点也不诧异。因为这画中人很像我们学校里一位同学。”

“也许就是她。如果你和她有交情，我就把这幅画送给你。”

“不是你说过，原来是朋友的东西？”

“这位朋友已经死了。挂这画，也无非纪念死友；现在转送给你，一旦我死了，便算是我在你那里的纪念品。”

死！薪忽然心跳了。他的惯于联想的脑筋立刻把这“死”字牵系到另一个“死”——炳的死。他的敏感的神经立刻替这位四年不见，曾经下狱，行动诡怪的旧同学雷，描画出一个特殊的身份。溜过眼去望雷，还是那么冷静，三角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的雷，射出火来似的眼睛，也正在向那幅油画凝视。

“雷，听说你坐过监狱？当真么？多少时候？”

“一年多些。”

“你的身体一定很吃亏！”

“也许。但是我得的好处真不少。都是现在学校里一定得不到的知识。监狱里有许多好本事的人，思想家，政治家，经验丰富的革命党，——还有诗人，艺术家。一个顶好的大学也没有那么人才齐备，但是你一进监狱，他们都是你的老师了！而且单教你一个学生。”

“以后呢？”

“以后我就出来了。”

“现在——光景你有工作？”

雷看着薪的面孔笑了一笑，随手把墙上的油画取下来递给薪，一点感情也不动他说：

“我的父亲本来是铁路上的小职员，现在我也打算到铁路做工。明后天没事，也许过江到你校里谈谈。”

看着薪走后，雷回到房里就收拾他的寒素的行李，原定是今天他要搬家。天色已黑，房里那盏电灯像是玻璃瓶中挂着几根红线，连这小小的房间也不能照明。二房东的车夫在房外敲着窗高声问：

“今天搬出去么？到明天就要算半个月房钱呢！”

杜若瞅着薪携回来的油画，一声不响。似乎在追忆什么，她的头渐渐低下去了，秀发纷垂，露出了最下一部的后颈，赫然呈现一抹淡红色的小疤。看样子是什么尖利的铁器的伤疤。薪的眼光注在这疤上。他的活泼的想象开始又发酵了。然而杜若蓦地抬头很迫切地问了这么一句：

“保有这油画的人已经死了么？”

“据我的朋友说，已经死了。”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雷——”

“不是！！”

杜若用劲说，生了气似的。薪愕然，张大了嘴，尽瞧着他的女同学。这样把事情认真的杜若，在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杜若也笑起来了，转为和缓的口吻说：

“不是那个姓雷的。是问姓雷的朋友，那个已经死了的人呀。”

“那我也不知道。曾经问过。可是我的朋友不肯说。”

“连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

薪觉得不好意思再说“不知道”了，勉强点一下头。同时疑云也在他胸中凝集：为什么这个嘻皮笑脸的杜若忽然有这样严重的态度？为什么她那样注意一个不知谁何的死者？而且她好像承认这油画正是她自己的肖像？……薪转眼看油画，突然发见右下方正当画中人的衣角处有红色的英文字母的简略署名隐在一抹作为背景的褐色的油彩上。高兴得忘其所以，薪跳起来一手抢过那油画，定睛细看，同时嚷着：

“有了，有名字了！在这里！C. M. Kin……Kin！金？晋？荆？”

杜若却在旁边微笑，既没参加薪这趣剧，连一点兴奋的神气都没有。当薪抬起头来准备领受嘉奖似的看她的时候，她却扁着嘴唇说：

“谁没看见！这是画家的署名哪！你能够断定这位画家便是你那朋友的死了的朋友么？”

没有话可以驳回。薪很扫兴似的将油画撩在桌子上，轻声地似乎在对自己说：

“好！下次看见雷的时候定要问个明白，定要他说出来。”

杜若不赞一词。眼看着窗外的远处，沉入了冥想。于是陡然惊觉了似的，她舞动双臂，身子旋一个半圆，唱出一句薪所从来不曾听到过的怪悲壮的歌词。她回复到活泼豪宕的她了。走到薪的面前，眼光看住他，用了很像教训的口吻，她说：

“好好儿宝藏这幅画！藏在箱子里罢！画家一定是很有才气的青年，奇才，——不是这变乱时代便产生不出来的奇才！这样的奇才，不限定作画，什么事情都敢作！也许他正在我们的脚底下轰发起地心的烈火呢！我很希望你那朋友的已死的朋友不是他！”

杜若转身走了，但随即又回来很郑重地嘱咐薪：

“千万不要对人说——任何人说，你得了一张油画和我很像！”

第四号自修室中现在只剩下薪以及他的许多杂乱的怀疑。最近这几天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也像先前赶老荆的风潮一样使薪猜不透，看不清。什么都不是他所能理解。度过年半监狱生活的雷会比进大学还有益处，今天的杜若又

是另一种样子，关于什么“奇才”的论调也是她素来所不曾说过的，油画背后似乎有些秘密……薪咬着嘴唇摇头。努力想认识人生，努力想索解人生的意义，几天来他不是梦魂颠倒于此么？不是因此连自己最近将来的生活问题，家里的生活问题，也都搁在那里不求解决么？反而是愈想愈糊涂！

要不想却也不能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条理论在他脑子里生了根：没有先弄明白他到底为了什么而生活，那他就没有兴味去求解决生活的路。看来各人都是兴致很好地在生活。一般同学，华和郁他们，自然不用说，有一天钱，过一天快活。但是雷的情形也像很窘，为什么他也那么兴高采烈？为什么他能够那样活泼地负荷着困苦而生活下去？

这么苦苦地推求着，薪的上半身伏在那张油画上，坐在那里像已经入睡。

彪的笑声从门外进来，接着是脚步声，接着是贴近了薪的耳朵很使他吃了一惊的嚷叫的尖音：

“老荆回来了！”

“什么老Kin？”

薪抬起头来问。

“老荆就是老荆，还有第二个么？——看你的神气！真不行！胡思乱想干么？斗争！第二个斗争又起来了！”

薪皱着眉头耸肩膀。他的精神上忙得很，无暇过问到什么斗争。但是他亦不能再坐着空想了，彪拉着他走。

他们到了那有名无实的图书馆。十几个学生围坐在长桌边，看见彪和薪进来，就有人“嘘——嘘”地吹着嘴唇。什么？不欢迎！薪的脸立刻红了，迟疑地看着彪，很不自然地在门边站住。彪的神色却镇定，一面推薪进去，一面对围坐着的众人说：

“干么嘘？说过不许用激烈态度，不许意气用事！”

“哈！听他娇声娇气尽在那里袒护他的——”

有人用了这么俏皮的口吻。大家都笑起来了。薪摸不到头路。是开玩笑呢，还是别有问题？正要开口，可是彪已经抢着说：

“声音轻些！老荆有侦探呢！大家来平心静气的讲老实话。老荆又已经回校，薪，这个，你也已经知道。老荆不回来，上次的风潮我们已经失败，现在他回来，我们更该吃亏了。大家来商量个办法。还有许多秘密消息，仍旧请老熊报告。”

“大家都听见了，不用再报告了。先请薪说明他和‘魔王团’的关系罢！”

和“魔王团”的关系？薪虽觉错愕，却还坦然；他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事！他向那位发言人看了一眼。是二年级的同学，身材高大，脑袋却是异常的小。薪不知道他就是熊。许多人的眼光都射住了薪和彪。有一个声音说：

“什么关系，不要听！难道还想和‘魔王团’合作，再上一次当么？”

“这一次我们要先对付‘魔王团’！”

坐在薪旁边的一位说，还用眼瞟着薪，意思显然是“你也在内呀！”

薪的脸皮又飞红了。他觉得太冤屈，怒气激的他两腿在桌子下面发抖；没有再想的余裕，他就脱口说：

“我，什么都不过问！彪，你拖我来，真是多事！”

“嘘——嘘”的声音又接连着来了。有些脚在桌子底下蹭踏作声。薄地板立刻震摇。靠墙的书橱上的玻璃门就起了共鸣。这些哑口家伙的骚动好像是雷雨前的风，众口的一齐爆发只在俄顷。但是高大身材细脑袋的熊站起来

了，伸出一双大手像是按捺什么似的在空中作势，脑袋急忙地转动着，一面劝大家静些，一面对薪说：

“不容你不过问！如果你承认我们都是为公共的利益，你应该抛弃个人的关系来和我们一路；反之，你不过问我们，我们要‘过问’你！说明白了一句话，你有接近‘魔王团’的嫌疑，而‘魔王团’则上次出卖了大众同学的利益，我们正要和他们算账！我们现在要大胆地有步骤地去干，从前那些躲躲闪闪枝枝节节应付的办法我们都不取；我们要公开地对全体同学说话，我们要求全体同学接受我们的主张：一，学校应当负责保释前次被捕的同学炳；二，总务长一职由全体学生公举；三，恢复学生会以前的职权。——”

“这是我们目前的要求！不是达到我们这目的，便是我们坐监去！”

在熊的话语稍一停顿的时候，有人插进来这么说。在这场合，插进这么一句，很使大家慷慨兴奋。薪的感触却异乎是昨天，雷所说的关于监狱的一番话，又回到他的记忆。坐监原来是贫苦青年的幸运！他不禁微笑了。此时熊已经接下去说：

“再讲到‘魔王团’，他们无论如何和我们站在相反的地位，他们不但会妥协，并且会做了老荆的爪牙，来和我们捣蛋的；也许因为他们的后台老板体育主任老艾和老荆积不相能的缘故，在此次我们的运动中，‘魔王团’还是反荆，可是他们很可以用什么交换条件互相妥协，再像上次一样牺牲了我们。再不然，到赶走了老荆以后，‘魔王团’一定要公然和我们敌对。我们要预先防备。办法是早就决定了的，一，我们也组织自卫队，对付‘魔王团’的武力；二，同时我们警告他们，不许他们妄动！……”

“警告是无用的！”

薪忍不住插口说，却缩住了下面的一句：“而且正是打草惊蛇。”

“不然！我们要警告，公开警告！我们这次的运动，不让他们混入；即使他们要来和我们一致行动，我们也不许。我们不能让大多数同学以为又是‘魔王团’在领头！”

坐在薪旁边的一位赶快接上来说。薪对他瞥了一眼，却不认识，只知道也是二年级的同学。但是因为薪这一发言，会场中的空气骚动了。许多人同时叫嚷起来，谁也听不清谁的话。熊的谈话再不能继续。他的一双大手很用劲似的在空中按捺作势，叫大家静些。彪的脸色有些变了，一会儿对左边的人看，一会儿又对右边的人看，他的尖细的声音在反复说：“老荆有侦探的呀！不要闹！老荆有侦探的呀！”有人听得不耐烦了，突然站起来，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大声说：

“谁不知道老荆有侦探，许多侦探！怕他的侦探干么？明天我们还要和老荆当面算账！”

经这一喝，大众的声音倒静止了。薪认得这人是杜若同班的萧，好像和杜若的交情也不错。于是就联想到为什么今天这秘密的会里倒没有杜若。接着便又猛然想起那张很像杜若的油画还是搁在自修室内自己的书桌上没有收藏好。有点心神不定了。猛可地却又听得萧在唤着自己的名字：

“薪，我们正要你担任去向‘魔王团’警告。还有，要你去和女同学接洽。熊，把我们的宣言读给大家听罢！”

真不防有那样的工作派到他，薪怔住了。也不一定是不愿意，却是太意外。熊在读准备好的宣言也没听明白。接着是宣言搁在他面前，要他署名。觉得全场的眼光都射在自己身上，觉得满场空气中交流着这样无声的问答：

你猜他不肯署名么？我猜他是不说不肯，却要等到明朝！同时雷的那句“善善而不能行”的批评又在他的耳朵内怪响。薪耸一下肩膀，从衣袋里掏出铅笔来就在宣言上署名，一句话也没有，也没看清楚这宣言里究竟说些什么话。

经过了一夜。是噩梦的一夜。薪梦见自己被捕，居然进了那个不花钱的“贫苦青年的大学”。他的生活问题，他的求知识问题，都解决了。他从梦中笑醒来。

他暂时不再空想人生意义的问题。他已经想得太多，已经感得只在他这空疏的头脑里追求这问题简直是徒自苦了。目前他意识地要把他的精神注在那个将要展开的新运动。为什么这新运动会鼓舞他呢？他自己也不很明白。说是因为受了接近“魔王团”的嫌疑，因而竭力想自己表白么？也许有一点近似。可是薪细想来又不能承认。他不是那样善于处世的人。努力想克制“善善而不能行”这弱点罢？在他毅然署名于宣言的时候，确是这么想着的，可是以后，他担任着派给他的工作，发表了许多意见，那样的热忱，那样的奋发：便不能不说是另外有什么伟大的力量在引导他鼓舞他。

颓唐苦闷了差不多两星期的他，现在仿佛一梦醒来就看见了听见了新生的巨人的雄姿和元气旺盛的号召。在他昏睡似的两星期中，新的势力在酝酿，在成长，在发动，新的战士立在阵头了！这新生的巨人的光芒射散了他的怀疑苦闷的浮云，激发出他的认识和活力了。

清早起来，他就去办警告“魔王团”这一工作。知道华是傻瓜，他去操场上找到了练习五英里赛跑的郁。没有等他开口，郁瞅着他冷冷地说：

“你是替他们跑腿来了罢？看你会上当！”

给这么一顶，薪暂时说不出话，只好微笑，心里也在诧异为什么郁好像已经全知道。郁的尖利的眼光尽在薪的脸上打圈儿。少顷，薪才慢慢地说：

“既然你早就知道，那就很好。”

“很好！老实告诉你，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前天我就看见了他们的宣言。一星期前，我就知道他们有活动。……想和我们打架？吓！‘魔王团’难道还怕打架么？可是‘魔王团’也不喜欢糊里糊涂就打出手！‘魔王团’里还有我老郁，拳脚倒来得，却是没有用过自己的拳脚，就叫敌人在我跟前跌倒！”

薪微笑听着，紧瞅定了郁的面孔。没有一丝笑意也没生气的一张冷静的面孔。这位“魔王”的性格，薪有点知道。是阴谋家，又嘴巴紧，然而多疑。只有用反激的工夫才可以在这“魔王”嘴里探出几句真话。这么想定了，薪依然微笑地说：

“你都知道？那就更好！大家都说体育主任老艾和老荆已经有了条件。所以这一次你们要帮助老荆了：这想来你也早已知道？”

“随他们爱怎么猜就怎么猜罢。”

“可是又说，你们是一顿饭给买下来的！”

“一顿饭？哼！——可是，这一次，你又那么起劲，干什么？”

“老荆没有请我吃饭，自然我还是反对他！”

薪说着格格地笑了。郁不信似的耸了肩膀，对薪瞅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轻声说：

“小白脸儿，也不老实！”

“那么说老实话。因为从前我是反荆的，所以这次仍要反对他。凡是从前反荆的，这次都应该联合进行，不是么？”

郁冷笑了，掉过头去，已经移动脚步，但又站住，瞅着薪说：

“联合进行么？咱们瞧！”

突然一个人大喊着跑来，一把抓住了郁的臂膊，但转眼瞥见了薪，便又撒下郁，抓住薪的肩膀，大声嚷：

“好！就考问你罢！这，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人是华，手里拿着一张油印的薪他们所发的宣言。郁顺手抢过那张宣言，揉做一团，就丢在地下，一面对华说：

“给你看见了，就要大惊小怪！他们会干，岂不好！”

“上次是我们赶走了老荆的，这次，应该先来和我们商量！”

华气咻咻地说，楞着一对圆眼睛，看看薪，又看看郁。薪仍是微笑，觉得华来的恰好。在郁的紧嘴巴里探不出什么，活该是华这傻瓜来喊破一切了。但是郁扳过华的肩膀，眼睛钉住了华的面孔，说：

“为什么应该先来和你商量？你的热脸儿凑上去，还得挨一下耳光呢！他们警告我们——薪，可不是么？瞧他们的本领罢！可是，薪，看你会上当！”

惟恐华再开口，郁拉着他走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薪微笑点头。“魔王团”灵魂的郁，消息是灵通的，手段是有的，可是，在群众的严密监视下，他们敢怎样！虽然郁不肯明明白白说出来，但他们光景是坐观成败，表面上算是“中立”罢？

快要上第一课了。是英文课，教师照例要迟到二十分钟。等候在教室里的薪的同学们竟意外地沉默，好像不知道新风潮已在各方面发动。只有平日和薪还算厮熟的两三位用一种探询的眼光看着薪，似乎在说：“不相信你又搅在风潮里了！”薪坦然坐下，稍稍感得寂寞的压迫。难道他们不曾看见宣言么？难道他们不赞成么？他试想和左右邻座的同学谈谈。不行。左右两位是著名的不管闲事的“好学生”，自从有了“莫到汉口去”的警告以来，他们两位除了上课，吃饭，睡觉，便是花两角钱到抚院街的青年会去看电影。稍远处有几位同学在轻声谈论什么。最前排的女同学的一列，蓉和另一女同学低头看一张纸，似乎就是宣“看过‘告全体同学’的宣言么？”

过了十分钟以后，薪再忍不住，跑到平日相熟的同学前，微笑地说。

“一定要失败！”

“时机不对哪！这时候起风潮，准定要失败。红军有攻打长沙的消息，武汉地方连连破获共产党的机关，时局如此，你一开口就会被捕入狱——”

“为什么不等过了暑假？现在这时候，学校当局和平些呢，就是提前放假，那不是什么事都消灭了么？”

第三位抢上来说，用手在薪的肩膀上拍一下。先发言的两位也点着头。薪依然是微笑。看了那三位一眼，他很镇静地说：

“不能等到下学期。你忘记了炳还没放出来么？况且暑假后我们毕业了，已经不在这里，还能干什么？”

“就是想到炳，所以觉得这次的事情不妥当呀！结局也许是又送几位进公安局。你们真像不知道火有多么危险，只顾好玩，真是糟！”

薪的脸色斗然变了。他心里鄙夷这样自私的人。他霍地站起来愤愤然回答了一句反问，声音也异常粗硬：

“你能说宣言里的要求不正当么？”

全教室将近二十个学生都给吓了一跳。接着是桌子坐椅磕撞的声音，一阵风似的学生们都攒到薪和那三位同学的周围，嘈杂地掷过了许多问句来。从人缝里薪看见蓉皱着眉头对他瞧。似乎在抱怨他，又像是替他担忧。薪不

禁心里一跳，但只一刹那的心跳。现在他唾弃这样的抱怨或担忧了，他严肃地看着他的同学，很兴奋地说：

“能够说我们的要求不正当么？只有把学校当作衙门的人才说我们的要求不正当，只有把学校当作啖饭地的误尽青年的教员这才虽然觉得正当却不敢明白表示同意。敢说全校的同学一定都拥护我们的要求！除了老荆的走狗。我们要求学校当局负责保释炳。这是三条件之一。但是假使其余的两条不能实现，我们这学校何尝比监狱好些！除了你有出外打牌看戏嫖女人的自由，这学校实在还不及监狱万万倍！我们不要出外打牌看戏嫖女人的自由！我们要青年应有的自由！我们的目的不在去一老荆，我们要改善这学校……”

“但假使学校还没改善，你倒先进了监狱呢？”

插进这句问话的是蓉。她脸上的表情很惹人注意，有点像嗔怒，又有点像失望。但是薪并不对她看。他仰起了脸，轻声笑着说：

“在这学校，倒不如进监狱去；做变相的精神痛苦的罪人，倒不如做名副其实的罪人去；在这恶浊的社会中，罪人就是好人，监狱就是青年的学校！”

突然教室门开了。英文教员的头在门口探一下，却又退回去。学生们像受了电流似的，一齐转脸望着教室门。有几位已经跑回他的本座位。可是不见英文教员进来，只听得他的声音在门外响，好像和人争论什么。薪敏感得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立刻跑到教室门边，恰好接住了外面冲进来的四五个人。都是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是满脸通红，耀着喜气，像是些小太阳。教室中立刻跳跃着他们的精神饱满的喊叫：

“一二年级都罢了课了！到大礼堂开会去呀！”

什么！已经罢课！薪惊喜到暂时说不出话。

“罢课呀！开会呀！走罢！”

薪的同班中也发出这样的喊声了。有人把课本抛在空中，又抢别人的课本来抛。薪长笑，和进来的五六个一二年级学生像赶小鸡似的把恋恋于教室的几位同班生都赶出去，随即把教室门下了锁。

他们并没先到大礼堂。教教室前攒集了许多学生。声音嘈杂得很，听不清是什么话。要教务长去开会么？要校长来么？什么！给他们扣住了一位同学？谁？谁？猜他是领袖？哼！大家都是领袖呀！不放？冲进去罢！冲进去罢！被斗争的情绪燃热了的学生群众像潮水似的冲击着教教室，直到教教室里充满了他们的人和他们的声音。可是并没教务长，也没有任何教职员。只有值班的校役。挤满了一室的学生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同学被扣住在这里。原来是一个谣传！谁造的谣？那还查得出来么！赶快到大礼堂去开会的催促却接连着来了。夹在群众中间退出教教室的薪在经过电话机的时候，蓦地站住了。他身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一把小刀，他抓起这刀来，电也似的一击，把电话线砍断。

教务长却在大礼堂前劝学生不要开会。“开了会便是犯法！公安局！”谁也不去理他。轰他走罢！带他进去旁听也好！教务长自己想走。可是向大礼堂内尽挤的学生群众将教务长也卷了进去。

薪的右手腕受了伤。是砍电话线时被回跳过来的小刀尖挑了一下。血沁然渗流，把旧制服的衣袋沾湿了好大一片了。他可是不觉得。八十几度的高热下，挤在人堆里，他倾注全身的力量在耳朵上在眼睛上。然而他看不清楚。运气不好，他没有找到一个凳子。有人高声叫喊：“开会了。先举主席团！”举手，举手！大礼堂成了臂膊的林。薪觉得这些舞动着的臂膊使他目眩脑昏。

接着是提出主席团的名单。姓名一个一个个叫过去。薪的名字最后被叫着。怎么？有他！薪不相信，更用力听。耳朵却嗡然自鸣。头脑更是昏沉。在第二次看见臂膊的森林时，薪的头一歪，倚在旁边一个人的肩膀上就再也听不清。他自己以为很久，但实在只经过了几秒钟，他复又清醒，还听得在呼自己的名字。

“在这里呀！”

薪奋力喊出这一声。此时他方才觉得右手腕有点痛，可是无暇理会。人们半推半拉地将他挤到了讲台边，夹在主席团的另外四个人中。掌声像爆竹一般响着，算是庆祝主席团已经选成。没有报告。也没有辩论。燃热着斗争情绪的群众只要求一个决议：“罢课继续到三条要求被承认！”主席团的五个人就算是领导罢课的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们。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有组织，那么的出其不意，便是薪也觉得如在梦中。当群众欢呼着离开大礼堂的时候，薪从衣袋里拔出右手来看，不禁变了脸色。右手已经染成血手。眼前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扎那伤口。乱烘烘的人堆在他前后左右推动，卷起了震耳的骚音，谁也听不清谁的话语。薪再把右手放进衣袋，便往前挤。到礼堂门口，看见杜若了。薪微笑着伸出他的右手来。

“什么！血！”

“小刀子刮了一下。你有手帕没有？”

杜若自然有这东西。把伤口扎住以后，薪松了一口气，望着大礼堂，对杜若说：

“名为大礼堂，并没比第五教室大，人挤多了，简直透不过气，刚才我几乎晕倒了呢！”

“我看见的。你的头还在我肩膀上靠了一会子。大概你不知道就是我。”

说这话时的杜若轻声笑着，薪的心跳了；同时就记起那时仿佛嗅到一种甜而暖的香味。他痴痴地望着杜若，足有半分钟。然后，斗争的情绪和责任意识，重复把他整个儿占领。他咬着嘴唇笑一下，掉转头就走。

远远地对面站着蓉和另一个女生。看见薪走来，蓉背过脸去。这好像是一针。没有反省的余地，薪立刻跑回到杜若身边，大声说：

“忘记了一件事。我们谈五分钟。”

杜若笑了，她的大黑眼睛溜在眼角里看着薪，点一下头。可是薪并没有话，眼睛看在地面，显出沉吟的样子，沿着大礼堂的墙壁，慢慢地向左走。杜若跟着，只是微笑，不作声。大礼堂背后是学生军的枪械室，早就闭锁，等闲没有人去。将到这门前时，薪突然站住了，睁大了惊异的眼睛，似乎不自意会跑到这个去处。杜若又笑了，瞅着薪，轻声说：

“怎么没有话了？就在这里等你说呀！”

薪却是不笑。望望枪械室的玻璃窗，又望望杜若，这才慨然说：

“现在只有一句话了：那张油画送给你，算是我身后的纪念品罢！”

望了薪一眼，杜若轻声笑了。是那樣的艳笑。夹着一层单衣，她的小小的圆圆的乳房轻轻地在跳。薪依旧很严肃。

“不要笑。那是意中事呢！今天的大会，照他们说来，就是‘不合法’的行动。说不定明天就来一个压迫，我们就此不能再见面。”

杜若不笑了。可是也没有回答。她的眼睛望着远远的天空，她的眉尖微皱，似乎努力在追忆什么。然后，她转过头来瞅着薪，轻声地好像很关切地

问：

“你不怕么？”

“怕，就不干了。我厌极了固有的生活，我宁愿去坐监狱，宁愿被杀！”

杜若摇头。她忽然抓住了薪的手，很温柔地，然而又很庄重地说：

“不，……薪，你这话就有点不对。现在你立在阵头斗争，你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你。固然你不能畏缩怕惧，可是你也不能希望人家捕了去，不能自己送到敌人手里。这，同样是躲避斗争的懦怯的心理。如果你不把这一点认识清楚，那么，薪，现在你是一时的浪漫的情绪；将来这浪漫情绪转了方向，你会消极，会颓废！我是经验过了来的——”

这最后的一句话直钻进薪的心里。他紧握住了杜若的手，下死劲钉住看着她的一对大眼睛，等待她再说下去。然而杜若不说下去，只是瞅着薪微笑，把她的空着的那只手放到薪的肩膀上。C.M.Kin！这个名字蓦地跳上薪的脑膜。是一个画家，然而一定也是革命党。杜若的过去生活的轮廓立刻在薪的假想中成立了。一种异常的亲切之感开始在薪的血管中跳跃。他忍不住声音微带些情热的颤抖了：

“可是，你，杜若，你过去的经验，说给，说给我听听，也不妨罢？”

杜若脸色也变了，似乎要镇压她的心跳，她抖脱了那只和薪交握着的手，按在自己胸脯上，另一只手仍旧挽住了薪的肩膀。她的眼光里透露出游移的色彩来了。然后她突然退后一步，背靠在枪械室的门上，双手捧住面孔，很苦闷似的说：

“薪，薪，可怜我罢，不要再追问了，多年以来，我以为我这过去是埋葬了，永远埋葬了。谁知道你，你又发掘出来；先是那画像，现在又是这谈话！可是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没有力气再回到从前的我了。莫问，莫问呀！还是不要再想罢！还是不说罢！”

从来不曾见过这个样子的杜若！薪惶急，不知道怎样才好；他忘其所以，直前抱住了她，连声唤：

“杜若！杜若！”

让他抱着，杜若不动，也不作声。然而在感觉得薪的两臂正在一点一点收紧来的时候，杜若忽然用力一挣，脱离了薪的拥抱，对满脸惊愕的薪说：

“薪，这已经太多了！不能再进一步了！”

看见薪的脸色斗然变的惨白，杜若又微笑着接下去说：

“再进一步，于你没有好处，于我也没有好处。你也许，将要为我，将要为恋爱而发狂，而死，我，又多一层负疚！薪，记好！我始终是颓废派，我意志薄弱。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我没有勇气照我所认识的去做！我做过了，但是失败！你爱了我没有好处！”

不等薪回答，杜若快步跑走了。

杜若的“忠告”，对于薪没有一点影响。薪已经落进了疯狂的状态：在学校风潮的斗争方面，也在恋爱方面。容易消极悲观失望的他，现在又容易转为“极端的革命”了。

这一转变如何形成，薪自己不很明白，并且他决不曾意识地推求过；他只觉得这次新袭来的暴风雨似的斗争恰好是苦闷到绝处的他的一下当头棒，而且气味相投。热血，他是有的，愤懑，他是早就有的；生活的苦痛，他是到现在而始感得那样深切；于是他自然会乘这“大风暴”而起，并且兴奋到发狂。

大礼堂开会以后，因为群众情绪的激昂，因为学校当局的好像无力禁止，因为老荆的走狗和“魔王团”的阒无声息，就给薪这高涨的革命情绪更添上一瓢油！一样的五个领导罢课的行动委员中间，薪和叫做云龙的二年级生就是最激烈最彻底。在第一次的五委员会议中，他们攒攻那位长大汉子老熊的“右倾”。

“全体同学已经一致奋起。罢课，一定可以坚持到底！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冲破敌人的包围。老熊主张联络市内各学校，我不赞成。又是联合战线么？我们有过教训了！而且，这好像是自馁。先就自馁了，便是失败的根源！”

讨论到如何保障胜利的时候，薪慷慨激昂地这么说。有两位鼓掌赞成，又高声喝彩。长大汉子老熊接连舞动他的一双大手，意思是叫大家“不要躁急”，可是没有他发言的机会。云龙插进来说：

“不错！要仗我们自己的力量冲破敌人的包围！我们要英勇地冲锋，冲开了一条血路后，市内各学校自然闻风而起！”

又是鼓掌赞成，云龙自己也在内。只有两个人除外：一位是自始就没表示过意见的老张，一位便是老熊，他的很不相称的小脑袋上现在腾蒸着汗气，像是个蒸笼。

“你们太乐观了，——太主观了！同学们的激昂不能持久，学校当局的压迫马上就会来，单靠我们孤军奋斗，是会失败的，一定要失败的——”

很吃力似的说到这句话的熊又把他的一双大手在空中向下一按，透过一口气来，正待接着再说，却又被一声猛厉的吆喝打住。那是两次鼓掌赞成薪和云龙的萧：

“所以你想靠别人来援救？”

“并不是‘靠’别人！……”

熊似乎激恼了。一双大手在板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望着萧说；萧也从座位里跳起来了，但是这次熊赶快抢着说下去，并且用力将萧按捺到座位里。

“难道是孤军冒险更能保障胜利？而且发动其他的学校也是很可能的。我们这次的三条要求也就是一般学生普遍的要求。现在每一个学校里都发生着像炳那样被捕的事情，每一个学校都有老荆式的学校当局，每个学校里都需要一个能够保障学生利益的学生会。和我们同利害的，多得很。我们不是孤立的，但如果我们不把队伍扩大，我们便成了孤军奋斗，我们的斗争便难以持久。刚才薪提到‘联合战线’这名词。好像我们到别的学校里去发动同样的斗争便是‘联合战线’了；不是的！这是扩大我们的运动到利害一致的学生群众，不是联合战线！”

“那么你以为别的学校一定能够立刻响应？”

自始没有表示过意见的老张此时冷冷地问了一句。薪，萧，云龙，都不屑似的摇头。口舌不敏捷的熊又错过了一个回答的机会。张于是冷峭地接着说下去：

“以我看来，人家的响应极快也要在三四天以后，而我们这里的罢课能否坚持到三天，却是很大的疑问呢！”

“不错。所以我们要一鼓作气，单打冲锋，不要幻想别人的接应。”

“我们明天再开大会，提高全体同学的斗争情绪！”

萧紧接着薪的煽动，提出这有办法的一句。同时有一只手举起来了，是云龙。然而张反对。他急口地看着萧说：

“再开大会？明天？你在做梦呢！今天是出其不意，侥幸开成了会。明天？你连大礼堂的门都进不去，明天，恐怕吹了上课号时有人去上课呢！至少‘魔王团’是端端正正坐在教室里的！也许就在今天午后第一课就有人要去！”

这是一瓢冷水。三位激烈的战士暂时做不得声。熊苦着脸，只顾虚按他的一双大手。老张的太悲观，无办法的呻吟，他也反对，可是思想迟笨的他仓卒中又找不出话语来驳斥老张这种“右倾”的观点，并且防止那样的危险——“魔王团”破坏罢课纪律——的办法，一时也想不周全。他只是着急地摆着手。薪却已奋然而起，很漂亮地对大家说：

“现在是动手做的时候，不是空谈的时候。先得预防‘魔王团’捣乱！我们立刻组织纠察队，把守各教室的门；‘魔王团’想上课，不客气，打他们走！”

“好极了，同意。”

“如果想上课的不只是‘魔王团’的几个人呢？”

老张又提出反问来了。

“那他就等于‘魔王团’，也是不客气打他走！”

萧抢着回答。老张冷笑了，做个鬼脸，表示不愿再争似的轻声说：

“这个也打，那个也打，就算人家是木头，你自己也要打痛了手！明明还有办法，为什么开口闭口只是打呢？”

“你有什么办法？”

陷在苦思中的熊惘然问了这么一句。

“办法是我们再加一条要求：我们欠缴的学膳费到下学期再算。兵灾匪乱，家里经济困难，我们这要求是有十足的理由。并且全体同学一定肯为了这一条要求而奋斗到底。这才是各个人切身的利害关系！”

老张一面说，一面很得意地环顾列坐的四位。激烈派的三位都点着头了，只有熊苦着脸没有表示。他也是欠了学膳费的，他也是穷到只剩身上的一身衣，经济的要求正也是他切肤之事，然而他又感得加这一条要求有点不妥似的。他沉吟了。

“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老张再逼进一句。

“不行！我不赞成！”

是熊的突然的似乎闭着气喊出来的声音。多么意外！大家都瞪着眼不作声。素来不会抢着说话的熊于是慢慢地申述他的反对的理由：

“不行，因为加这一条便要混淆了我们的目标；本来我们这次罢课是政

治的意味，加这一条便夹杂了经济的意味；大多数的同学就会拿这经济要求当作主要的目标，原来的三条会被丢到脑后去，那么，不欠费的同学也要觉得这次罢课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结果我们的队伍便会分裂。”

“好，好，那么你赞成纠察队？”

老张负气说，嘴角上浮着冷笑。

“纠察队要得。可是专靠纠察队的拳头来维持罢课我也觉得不妥。所以办法是要详细讨论的。”

熊艰难地说，依然苦着脸，十分郑重地在空中虚按着他的一双大手。四人都笑起来了。云龙学着熊的手势，歪着头，故意一字一字地慢声问：

“你——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又笑起来了。可是他们不能多笑。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闯进来的是彪，满脸的惊惶。也不问五个委员“工作”到怎样，开头就用他的尖细的音调夹七夹八地说了一大篇话：学校当局已经出了布告……罢课是犯法的……弄坏了教务室的电话线，尤其是近于“暴动”……他不知道那电话线是什么人弄的，也不能相信同学中会有这样“幼稚”的动作，但电话线确是坏了……这是落在学校当局手里的一个把柄……罢课前途因而就蒙了损害了……学校当局的布告中警告学生立即复课……炳是公安局捉去的，学校未便过问……总务长的问题以后再讲……

“因为这布告，所以你那么慌张？呵！”

听得不耐烦的薪冷峭地剪断了彪的唠叨。

“布告？布告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停止讨论，就付表决罢！”

云龙大声接着说，对彪瞅了一眼，似乎很讨厌他。

“学生会问题怎样？布告上？——”

熊用着在他是罕有的速度来追询着，阻止了将要发生的彪和云龙中间的争闹，同时，惟恐别人又来搀言似的，他的一双大手一面一个按住了薪和云龙的肩膀。

“学生会吗？好像是说有关中央政令，毋得轻举妄议……”

“好呀！你简直把这鬼布告读熟了哪！给你个 Fullmark 罢！”

“不要开玩笑。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付这布告。我们要是尽坐在这里讨论研究，恐怕全体同学都去上了课，我们还没知道呢！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去组织纠察队！第一是罢课要继续下去！”

薪高声呼喊，脸也涨红了，眼睛里有一种可怕的近乎发疯的闪光。萧和云龙赞成。张只是微微冷笑。熊还是要“从长计较”，可是他的不敏捷的口舌愈是在急忙中愈不听指挥。在三位激烈者的旋风似的气势中，熊不能按部就班地申述他的见解。并且一时之间他亦想不出别的“紧急处置”的办法。结果是在“坚持到底！奋斗！纠察队！”的呐喊声中，大家离开了会议室去活动去了。

纠察队的组织倒还顺手。学生中间并不缺乏勇敢的先锋队。或者说，因为有了那一纸什么都不肯承认的布告，大部分学生的斗争情绪更加提高了。薪错过了午饭的时间，却也不觉得饿。离开法定的午后第一课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学生们麇集在自修室和校园，都时时向教室区域探头。人人心中期待着什么似的又焦的又兴奋。形势就要轰轰烈烈地展开呢！“等着瞧罢，

胜利是我们的！”偶然相遇的兴奋的眼光中都好像表示着这样的意思。教室已经交给纠察队。他们雄赳赳地站在那里。

最少数的学生则聚在寝室里。这，一方面是表示不去上课，另一方面却也含着“什么都不管”的卸责的意味。他们可没有那些在自修室前跑来跑去的同学们那样严肃地沉默。他们的话特别多：

“看着罢，不到今晚上，就要出乱子！”

“学校方面一定不答应总务长公举。”

“听说已经有名单送到公安局去！”

“什么！竟这样的反动，这样的卑鄙？”

“你还希望比这好些么？”

“所以大可不必与虎谋皮；混过了暑假，危邦不居！”

“然而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哈，杜若，你干什么，探头探脑的？”

“火薪传不在这里呀！”

杜若不理他们的嘲笑。站在那寝室前院子的走廊口，她望着室内的五六个男同学，她的脸色例外地显着不安宁。似乎既已看清楚了是哪几位，便匆匆地跑走。

当真她是在找薪。人多的地方，她都找过了；都没有。她又到阅书室去。那里是什么人都没有。最后，还是在大礼堂后面的枪械室前看见薪呆呆地站着，脸对着枪械室的封锁了的门。因为是发生过早上那么一出“趣剧”的历史的地点，杜若觉得心跳起来，脚步也慢了。但只不过一瞬间。立刻她悄悄地敏捷地跑到薪背后，伸手掩住了薪的眼睛。

“快放手！一定是彪！孩子气！”

薪带着几分斥责的意味说，一面抓住了掩在自己眼上的杜若的手，转过身来。一见是满身憨态的杜若，薪的脸就红了，手却不放松，下意识地更加捏得紧些。让他捏着，杜若只是笑。多少有点使薪感得不舒服的怪样的笑。像他那样的青年人所常有而尤其是他所固有的一种对于女性的负气的本能，就跟着杜若这怪样的笑而扩展开来。他一挥手，放开了杜若，恨恨地瞅了她一眼。杜若又笑了。夹着笑声，她说：

“你恨我么？你不能够像对待一个好朋友似的对待我么？”

“能够！可是我在这里用心思，为什么你——”

“为什么我来打搅你？是么？在你看来，我是除了胡闹以外就没有正经事情？是么？为什么你不问问我，一直找到这里找出你来，有什么事呢！”

薪的眼睛垂下去，没有回答。似乎他略见冷静些了。

“我找了你好半天，有个重要消息告诉你。学校里已经报告了公安局。极迟是今晚上要来抓人。你得心里明白，早早准备！”

很不以为意似的耸耸肩膀，薪微笑着回答：

“这是意中事。我正在这里想准备。你看这里面的枪枝！我们现在是推着重车子上山坡，狭的路，转弯是不容许的，不是我们上前便是让车子倒退下来，压死了我们！——可是你这消息从哪里来的？”

“就是女书记馨。上次东大院的把戏后，她和我做了好朋友。不过，薪，硬干是不成的，徒然牺牲了自己。”

“牺牲也算不得什么。这样的人多得很。这世界对于我没有一点好处。”

杜若不作声了。惘然看着薪半晌，低声叹一口气，转身想走。也落在沉思中的薪，此时他的幻想的眼前正历乱地移动着火，枪弹，血，监狱，刑场……

杜若又到薪的跟前，温柔地瞧着他的面孔，正打算说几句什么话、薪蓦地挺直了身体，做手势不许杜若开口。他听到从东边的教室区域传来了不寻常的哄哄声了。两三秒钟以后，这沸腾的人声已经自己说明了它的性质。下意识地一把拉住了杜若的臂膊，薪就往外跑。

许多学生跑往第一教室那方面。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乱烘烘地嚷着问着：打老荆的走狗么？“魔王团”？哼！干一个痛快！警察来抓人？军阀，压迫青年！学校去勾结来的！薪一言不发，钻进了人层，掀开一些回过头来用眼光询问他的同学们。挤到第一教室的走廊口时，再也不能向前了。这里是打成一团的学生，看不清谁是友谁是敌。喝打，叫骂，还有什么人在劝解，都混成一片。但情形已显明是“魔王团”和纠察队的冲突。有人拉住了薪的臂膊了。是长大汉子的熊，依然苦着脸，可是眼光很坚决镇定。薪这才觉到杜若已经挤散。越过两三个人头，熊伸过他的小脑袋来对薪说了一句话，薪还没听清，前面的人堆已经像一堵墙似的压下来，薪跌倒在人堆的脚缝间。

不知从哪里来的大力气，薪立即掀开了几个压在他身上的学生，再站起来。可是他自己的脚踩在一个人的身上了。一声裂胆的狂喊！正是“魔王团”的华，赤怒的一双眼睛正钉住着薪在看。薪打一个寒噤，本能似的疾伸手去拉起华来，然而围着的人层第二次崩解，又把薪压在地下。他看见一些脚从他面上跳过去，然后是什么人的身体像一段木头似的落在他胸脯上，接着便是腰间一阵剧痛，便是刹那间的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

忽然一道亮光从左边射过来。左边人层稀薄。身体向左滚过一步，薪蹶然跳起来了，但在刚感得又是脚立在地上的时候，一片金星在他眼前迸散开来，他失却了意识，像一个醉人似的被群众的退潮卷走了不知多少远。

胸膈间痛，喉头痒得怪，头重，脚像是踏在棉花堆上一般，薪本能地只望人少的地方走。忽而平些忽而又高扬的呼噪声还是在他左右，可是在薪的忒忒地自鸣的耳朵听来，好像已经隔得很远。他走到第二教室面前，哇的一声，咯出一口鲜血，两脚歪斜地摇了几步，便软倒在地上。

再清醒过来时，首先进入他的眼睛的，是落在衣襟上的还在放热气的一堆鲜血，其次是感得自己被温软的肉体拥抱着。他努力抬起头来，却正接着黑而大的一对眼睛里滴下来的泪珠。

“送你到医院里去罢？”

杜若轻声说。

点一下头以后，薪的意识又模糊了，他又恍惚觉得还在第一教室前混战。

躺在病床上的薪听完了杜若的报告，只是闭着眼睛沉思。太阳光在他那白色的病人服上一闪一闪地跳跃。医院里的钟正打八点。似乎刚才的一大篇话语说得太急，杜若有点气喘，她的圆凸的胸脯激烈起伏。她也在瞧什么，凝眸看着空间，一只手被薪握着。

“单是熊他们四个被送进了公安局？没有‘魔王团’里的人么？”

沉寂中薪好像很费力似的再追问，依然闭着眼睛。

“没有。听说纠察队也有几个被抓。”

“那么一切都完了！今天是照常上课？”

“不！同学们还是很坚决，——更加坚决了！昨晚上开过秘密会，今天罢课继续。我出来的时候，不过七点钟，已经有代表派到各学校去联络去了！……”

薪睁开眼来，突然撑起上半身，兴奋的红色飞上他的苍白的脸颊。他想说话，可是被杜若的手按住了嘴巴，又挽着他的头回到枕上。

“镇静些！忘记了医生的吩咐么？——是的，今天一定继续罢课。不过大家不主张再用纠察队。因为，那是给敌人一个攻击的目标；因为，只有最勇敢最坚决的人才能做纠察队，然而把最勇敢的人去担任纠察队便是暴露了自己的主力。……现在，他们，认为胜利不能一蹴而得，必须用持久战，他们，认为暂时没有组织纠察队的必要。”

“这是谁的见解？”

“和我同班的，你不认识，向来不声不响的一个人。”

薪点着头微笑。似乎又在追想什么，他的眼睛又闭了。杜若却是什么也没想，眼光跟着那落在病床上的一闪一闪跳动着的太阳光——经过窗外树叶筛稀了的太阳光，只觉得自己被捏着的一只手是渐渐地被捏得更加紧了。她的眼光移到薪的脸上。这失血的然而可爱的脸儿从嘴角起的肌肉收缩的多么紧绷！显然是有什么严肃的思想在薪的脑膜上经过罢。于是昨天早上在枪械室前薪的求爱的举动又浮到杜若的记忆中来了。恋爱！自己是被这位青年发狂地恋爱着！想躲避么？不必要！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浪漫生活罢？问题多着！被自己的生活所逐渐熔铸成的自己的性习，已经是不怎地便不能快活了。然而他却是那么狂热，非要自己陪坐在这里不行。而且用劲地捏着自己的手不放。而且好像有极强的热度从他的手掌传导过来了。……杜若禁不住心跳了，而且有一些异样的苦闷了。

但是薪仍然闭着眼，仍然是那么严肃的表情。全然相反的思想，在他脑筋里奔流着，展开着。突然他高声笑了，手里用劲一拉，几乎使杜若跌倒在他身上。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耀着一种胜利的而又叫人害怕的怪光。

杜若轻轻地咬着嘴唇，微笑。钉住着薪的面孔看了几秒钟，微微叹一口气，霍地站起身来，似乎下了决心似的说：

“薪，我回去了。下午再来看你。”

“好，我们一块儿走罢！”

杜若的脸色倏地变了，嘴唇动着，却没有话，疑惑地望着她的对方。

“你想，人家正在斗争，我却躲开么？况且一个人在这里，寂寞死了。”

“你有病呀！”

但是薪不理。放开了杜若的手，他在床上撑起来，一抖手就脱下了那件

白布的病人服。看到是当真要起来，又联想到昨天他的发疯似的情形，杜若再不敢犹豫了，她猛前一扑，把薪推倒在床上，乘势便伏在他的胸前，几乎脸贴着脸地急促地说：

“薪，薪，你又疯了么？镇静！镇静！薪，薪，乖乖地听我的话！”

到底觉得乏力，薪躺着喘息，不再挣扎，却是还要勉强说话：

“不疯！我不疯！一点儿也不！让我同你一块儿回去罢！刚才我想过，我想明白了。发疯拚命，只有把事情弄糟！持久战，持久战。我想起熊来了。他还见得到。昨天他并没发疯。但是，但是，被我们拖着跑了。但是，但是，熊，他这人，才具不够。我想起来，想起来了。他反对我们的办法。他，可是，说不出理由来呀！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唉，杜若，杜若，你，你把我的胸脯压破了！”

杜若站了起来。松过一口气，薪又接着说：

“第一次风潮后，我是消极，悲观；这次，这次，我是发狂，拚命。都不对，我知道了。要坚韧。不消极，也不发狂。持久战！说这话的人，比我们都强些！”

“可是你有病呀！薪，镇静，那些事，且不要想。”

暂时没有回答。薪闭着眼睛似乎又在想什么。杜若听得他的心跳得很快。这心；这心，在说什么话呀！慢慢地又睁开眼来，薪轻声地然而坚决地说：

“什么病！不过几口血罢了。躺几天就好。回去也是一样的躺。住病院，这，成话么，况且，钱——”

“你不能回去了。他们要送你到公安局！”

“谣言，恐吓！”

“绝对不是谣言，不是恐吓。你看熊他们怎样了？”

薪皱了眉头，无力地又把眼睛闭上。杜若凝眸瞅着薪一会儿，又侧过脸去望望太阳光，觉得是该走了；并且说到钱，她知道薪没有办法，如果她再守在这里不回去活动，那就更没有办法。这么打定了主意，她就抬起身来，把垂到眉间的头发往后一掠，可是薪又睁开眼来，拉住了她的手，微笑说：

“杜若，我还是要出去。我到朋友那里去。就是送给我油画的那个雷。”

这是一点不像神经异样了。杜若很放心。她又元气旺盛地笑起来了。很娇憨地摇动她那只被薪捏着的手，她说：

“耐心再住一天罢。今天你不能出去。没有付清钱，医院里也不让你走。”

“可不是，为什么不住普通病房？”

“榻位已经满了。”

“那么，再住一天，医院里就不要钱么？”

杜若又笑了。她举起空着的一手，屈着指头计算了一会儿，很有把握地说：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一定可以弄到钱。你放心！现在当真我要走了。”再没有可说，薪只好点头。

看到杜若袅袅地走了，薪把两手捧住了头，一动也不动。然后他又抬起头来，咬着嘴唇，瞪目看着空际。于是像什么都决定了似的，他从床上爬起来，取下了挂在墙头的病历纸和铅笔，就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一封信：

双亲大人，先请不要生气。脱离家庭的儿子，我们家乡已经很多。也请不必替我担

忧。死生穷达，在人自为。时代给我走的，是一条狭的路，不是前进，便是被人踩死。给人垫在脚下做他爬上去的梯子，我不肯。只有向前进。前进还有活路。父亲往常教训我，要我“无愧于未尝欺良扶恶的家风”，父亲啊！什么都免不了是间接的“扶恶”，除非走上儿子现在自己所找得的路！这是最后的一封信了。做儿子的未尝不想念两位孤苦衰老的双亲，儿子的心碎了，但是即使卖掉了儿子的人格，良心，也仍然不够赡养你们。而且没有了人格和良心，也就没有儿子了。以此我决心……